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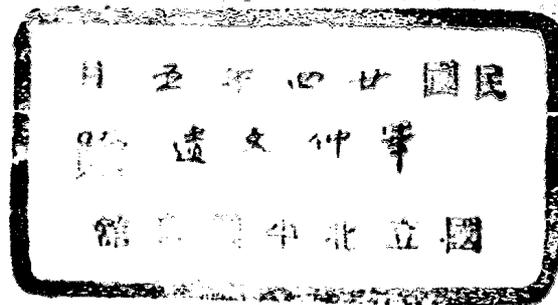
農民與革命

N. I. ULIANOV 著

石 英 譯

C. W. Pu

上 海
滬 濱 書 局
發 行



農民與革命

U.I. Ulianoff 原著

石英譯

C. W. Pa

目 次

- 第一章 都市勞動者底鬭爭
- 第二章 社會民主主義者要的是什麼？
- 第三章 富與窮，農村中的財產底私有者和勞動者
- 第四章 中農到何處去？到土地私有者或地主方面去呢還是到勞動者或無產者方面去呢？
- 第五章 社會民主主義者要想爲一切的人民——一切的勞動者獲得怎麼樣的改善呢？
- 第六章 社會民主主義者爲凡百的農民獲得着怎麼樣的改善？
- 第七章 農村中的階級鬥爭，
- 附譯後的幾句話 ——

554.57
347-3
2

第一章 都市勞動者底鬭爭

許多的農民恐怕已經耳聞了都市中所發生着的勞動者底不安和動搖吧。農民中有一些眼見了此處彼處的都市及工場中所發生的，而警察稱之謂暴動的這東西。其他的農民曉得了勞動者爲參加這種暴動而被官廳追放到鄉下來的事實。第三的農民得到了各種關於勞動者底鬥爭之小冊子，宣傳品。第四的農民聽聞了有些人在好奇的話說着都會中所發生的事情。



— 1 —

26462

以前只有學生去發起革命；但是現在呢，在一切的大都市上有幾千，幾萬的勞動者奮起着。他們常常與其各自的主人，工廠主，資本家作着鬥爭。勞動者發起罷工，把工廠底工作一齊的停止起來，要求增加工錢。要求廢止十一小時勞動，十小時勞動，實行八小時勞動制。勞動者更要求改善他們的一切生活，他們有各種各式的希望，例如要工作場好好的設備起來；機械要用特別的裝置使不至危害勞動者底生命，不至使他們變成殘廢；要他們自己的兒女能夠進學校；有病的時候能夠在病院受診；要他們的住居不是狗窩一般的陋陝，而應是適於人住的房子；凡此一切都是他們的切身的希望。

警察干涉勞動者要實現這種希望的鬥爭。他捕縛勞動者，使他們坐監牢；不用什麼法律的裁判便追放他們到鄉下或西伯利亞去。政府則用法律來禁止勞動者底罷工及集會。但是他們對政府及警察官憲作鬭爭。勞動者說：我們百萬的勞動者已

經工作了一生，仍舊是像叫花子一樣；我們爲有錢人已經工作了不知多少，再不願意將我們自己做出來的東西被人家這樣掠奪了去；我們要結合一切的勞動者來組織一大勞動者底同盟（勞動者黨），互相協力來獲得較善較良的生活。我們要獲得新的，較良的社會組織；在新組織之下，不許有富者與貧者的區別。一切的人們必須從事勞動。能利用共同勞動的成果的，不是有錢的人的小團體，必須是一切勞動的人們。機械及其他的完全的設備是爲使一切人們的勞動能容易起來，不是爲使一部份的人們富庶起來而犧牲數百萬，數千萬的民衆底幸福的。這新的較良的社會底名字就是社會主義的社會。關於這新社會的教義就叫做社會主義。爲要建設這樣的社會而奮鬥着的勞動者底同盟就叫做社會民主主義者的黨（用現代話說就叫做前衛黨——譯者）。社會民主黨公然的在世界底一切國家裏（除了俄羅斯與土耳其）存在着。我國的勞動者和有教養的社會主義者一塊兒也組織了一

個叫作俄羅斯社會民主勞動黨的政黨（就是現在的俄國共產黨底前身——譯者）。

政府迫害着這個黨；但是，這黨是祕密地存在着。雖有一切的禁止，但仍發行着機關報與小冊子，且結成着祕密的同盟。勞動者不但開祕密的會議，而且成羣的冲到街頭去，飄飄起寫着“八小時勞動萬歲！自由萬歲！社會主義萬歲！”的旗幟。政府因此非常憤怒，要迫害勞動者。有時爲鎮壓他們調出軍隊來干涉。俄羅斯的軍隊已經在耶羅斯拉夫，聖彼得堡，里加，羅斯特夫·奈·東，慈拉特斯屠殺了俄羅斯的勞動者。

然而勞動者決不屈服於這些之前。他們繼續着爭鬪。他們說：我們決不怕怎麼樣種類的迫害，壓制，追放，屠殺，也不怕死；我們的運動是正當的；我們是爲勞動着的一切人們底自由與幸福而鬪爭着的；我們是爲要解放壓制和壓迫，爲要解放幾千萬，幾億的民衆底貧困而鬪爭着的。勞動者益發覺悟着。社會民主主義者底數目在一切的地方

第一章 都市勞動者底鬭爭

都增加着。無論怎麼樣來迫害我們，但是勝利總歸是屬於我們的。

農民諸君必須明確地理解社會民主主義者是怎樣的人，他們的要求是什麼，及爲爭得民衆底幸福去幫助他們計，在農村應該採取怎麼樣的行動，凡此一切是農民諸君必須明確地去理解的。

第二章

社會民主主義者要的是什麼？

俄羅斯的社會民主主義者首先第一要想獲得政治的自由。而且在向着社會主義的新社會底較良的組織去的爭鬪上，爲廣泛地使一切的俄羅斯的勞動者公然的結合起來計，這個自由是必要的。

那末，政治的自由是什麼呢？

要理解牠，農民先要將自己現在的自由與農奴制度相比較一下。在農奴制度之下，農民不得地主底允許是不能結婚的。現在，可以不要什麼允許

不允許，結婚是可以自由的了。在農奴制度時代，農民必須依村長所指定的日子爲自己的主人去勞動。現在，農民可以自由的決定到什麼主人，什麼時候，多少工錢去勞動了。在農奴時代，農民沒有主人底許可是不能離開自己的村落的。現在呢，若密爾（Mir，從前的俄國的村落共產體之遺制——譯者）允許他，若沒有滯納稅金，能領取旅行券，而且縣長或地方警察署長沒有禁止他出村，則他可以隨便到什麼地方去了。要之，無論到什麼地方都可去的完全的自由，即遷移底完全的自由，農民是還不會有着。農民還過着半隸農性的生活。我們在下面將詳述：爲什麼俄羅斯的農民還存在於半隸農的狀態之中，要怎麼樣方可以解除這種的狀態。

在農奴制度之下，農民沒有地主底許可是不得取得財產的；也不得購買土地。現在，取得一切的財產是他底自由。（但是，農民還沒離開密爾之完全的自由，沒有處分自己的土地之完全的權利）。在農奴制度之下，農民且受過主人底笞刑。現

第二章 社會民主主義者要的是什麼？

在，他雖然還不曾完全的解脫了笞刑底苦痛，但已可不受地主底罰責了。

這樣的自由就是叫作市民底自由，家族中的自由，個人底自由及財產上的自由這東西。農民與勞動者有(雖不是完全的)營自己的家庭生活，做個人一己的工作，支配自己的勞動(即自己選擇主人)，和處分自己的財產之自由了。

但是，俄羅斯的勞動者同一切的俄羅斯的人民從前是不曾有過自己去處理自己的一般人民的工作之自由的。像農民在地主底壓制下一樣的，人民在官吏底支配下也全然是隸屬性的。俄羅斯的民衆沒有選舉官吏的權利；也沒有權利去選舉那制定國家全體底法律之人們。俄羅斯的人民即爲審議國家的事件而開一個會議都是被禁止着。沒有那班沒有我們的承認而君臨於我們之上的官吏底許可。——這恰如從前不徵農民底同意而任命村長一樣，——我們連印刷報紙及書籍都不可。關於國家底一切的事情，我們沒有在一切的人

們之前，爲一切的人們說說話話之自由。

像農民是地主底奴隸一樣，俄羅斯的人民到今日爲止是官吏底奴隸。像農民在隸農制度的時代沒有市民的自由一樣，俄羅斯的人民到今日爲止還沒有政治的自由。政治的自由就是指處理自己的一般人民的，國家的事件之人民的自由。政治的自由就是指有選舉自己的議員到國會去的人民底權利。一切的法律必須經過審議之後方許發布出來。一切的稅金及租稅必須由人民自身所選舉的國會來制定。政治的自由就是指人民自身有選舉一切的官吏，爲審議國家底一切的事件而有集會，不要什麼許可而能自由的發行報紙，書籍的權利之謂。

其他一切的歐羅巴的人民極早以前已經戰取了政治的自由。只有在俄羅斯與土耳其二國，人民還在薩旦(Sultan, 土耳其回教徒君主之稱謂——譯者)及沙皇底專制的政府之下過着政治的奴隸的狀態之生活。沙皇的專制政治就是指沙皇無制限

的權利而說的。對於編制和統治國家的事，人民是一切不許參與的。沙皇利用自己任意的，無限制的，專制的權力制定一切的法律並任命一切的官吏。然而沙皇自己當然曉得不曉得俄羅斯的一切的法律及一切的官吏。沙皇連只國家中現在發生着什麼事情都不曉得的。沙皇祇不過承認數十人底最聰明的，地位最高的官吏底意志而已。無論自己怎樣希望，但一個人決不能統治像俄羅斯這樣大的國家。實際上統治着俄羅斯的不是一個的沙皇，——一人底專制祇能說說的，——而是最富庶的，門閥最高的一團的官吏。沙皇祇曉得這一官吏團願意給他曉得的事件。沙皇若背棄其宮廷貴族的一團是沒有自由行動之可能性的。沙皇自身就是地主，就是貴族。從幼少的時候起，沙皇一直就在這樣門閥尊高的人們之中生長起來的，而養育，教育沙皇的也就是這一輩子。沙皇關於俄羅斯的人民所曉得的事實只是關於這輩少數的宮廷貴族，大地主，能夠出入於宮廷之中的少數的大商人之

事而已。

在縣公署裏面，農民諸君定可看到描着沙皇的肖像的畫吧(現沙皇之父亞歷山大三世)沙皇對於去拜謁他的即位式的鄉村的長老們這樣說：“你們聽從貴族會長的話就好了。”現在的尼加拉二世也說同樣的話。這就是沙皇們承認他們自己若不依賴貴族底援助，不經過他們底手是不能統治國家的事實。農民務須牢記沙皇所說的“你們要聽從貴族”這句話。更要明白地知悉凡是說沙皇的政府是最善的政府的人們都是對人民撒謊。這一輩人這樣說：在外國行着選舉制度，選舉出有錢的人，於是有錢的人做出歹事，苛待貧窮的人民。俄羅斯的政治是不依據選舉的；專制的沙皇處理一切的事情。沙皇比無論那個有錢的人及貧窮的人都聰明偉大。沙皇是公正不阿的，對於一切的人都是親近的，不問有錢的人或者貧窮的人都是一樣的看待。

這樣的說話——只不過是一種文飾之辭。一

切的俄羅斯人民都熟知了所謂俄國的政治底公正是怎樣一種的東西。他們熟知一個勞動者或農民能不能在俄羅斯的元老院中占一席位置。在其他的歐羅巴諸國，不問是工場底勞動者或是擔着鋤頭的農民都可參與國會。他們能在一切的人民之前自由的訴說勞動者底貧困狀態；且爲改善生活起見，他們喚起了勞動者相互的結合與鬭爭。無論何人，不能使他們停止選舉議員的演說；縱令是警察，也不能觸怒他們。

俄羅斯沒有代議制度；不但有錢的人及有門閥的人掌握着政治，而且掌握着政治的人是有錢的人及有門閥的人之中的最卑劣者。宮廷中最能巧言花語的人們，最能阿諛逢迎沙皇的人們掌握着政治。政治是祕密地行施着；人民不曉得，也不能曉得準備着怎樣的法律，要新課怎麼樣的稅金，爲什麼功勞要褒賞并轉任那種官吏，凡此種種人民都不能預聞的，無論何處的國家，官吏總沒有像俄羅斯那樣的多。而官吏像暗黑的森林一樣，壅塞

在隱昧的人民之前。若單是一個勞動者，則他將不知何時方能通過這個森林而到達到真理的。你雖向官吏去訴告收賄，掠奪，強制等的事情，然而只一件事也不得水落石出的。官吏做事底遲滯搪塞，縱令你請願數次也是一樣的沒有用處。沙皇一人底音聲是決不能到達到人民底耳鼓上去的。牠消失在暗黑的森林之中，窒息在警察底牆壁之內而不能再播佈到外面去的。不是由人民所選舉的，也不對人民負責任的官吏設着很厚的蜘蛛的絲巢；人民是動輒就遭遇這種蜘蛛，像蒼蠅一樣的悶搔着。

俄羅斯的專制政治是官吏的專制政治。俄羅斯的專制政治使人民像隸農那樣的從屬於官吏，尤其是在警察之下。沙皇的專制政治是最惡的專制政治。

從以上的說明，我們能夠理解爲什麼勞動者要到街頭去飄飄寫着“打倒專制政治！”“政治的自由萬歲！”的旗幟之理由了吧。也能夠理解爲什麼幾千萬的貧農諸君必須支持并唱和都市勞動者底

第二章 社會民主主義者要的是什麼？

戰鬥的叫喚了吧。像都市勞動者一樣，鄉村的勞動者及無產的農民斷不要懼怕迫害，不要怯弱於死底脅威及壓迫，也不要屈服於最初的失敗之前，須堅決的參加一切俄羅斯的人民之爲獲得自由而發生的決定的鬪爭，首先第一必須要求召集一切的人民代表者。使人民在全俄羅斯中來選舉其自己的議員！使此等議員開一最高會議來確立俄羅斯的選舉政治！使廢棄人民對於官吏及警察之農奴的隸屬！使對人民保證其集會言議的自由！

社會主義者最初所要的就是這些。他們底最初的要求就是要求政治的自由。

我們曉得政治的自由，選舉國會的自由，集會自由及出版自由不能一時的把苦難着的人民從困難與壓迫中解放出來的事實。使都市及鄉村中的貧窮人立刻就從爲富者去工作的苦難中解脫出來的方法，世界上是一個都沒有的。勞動着的人民除依賴自己的力量以外是不能依賴任何他人的。勞動者若不是自己來解放自己的痛苦，無論何人都

不解放他的。勞動者爲解放自己必須把一切的地方打成一塊，必須在俄羅斯全國，在一個同盟之下，在一個政黨底旗幟下結合起來。然若專制的反動政府禁止一切的集會，一切勞動者的新聞及勞動代表者底一切的選舉，則幾百萬的勞動者不能一塊兒的結合起來。

政治的自由不能立刻把勞動着的人民從其貧困中解放出來。但是這(即政治的自由——譯者)能給與勞動者以與貧困作鬭爭的武器。勞動者自身除了團結自己以外沒有與貧困作鬭爭的其他的方法。沒有政治的自由，百萬的人民就沒有團結起來的可能性。

在戰取政治的自由了的一切的歐羅巴諸國，勞動者早從以前開始了團結。沒有土地及工作場而在他人底雇傭之下一生勞動着的勞動者在歐羅巴的各處叫做普羅列塔利亞(Proletarier, 意即無產者, Proletariat 即普羅列塔利亞特, 其意是無產階級。——譯者)五十年前已經發出爲團結勞動着的

第二章 社會民主主義者要的是什麼？

人民的叫喊之聲。“萬國的勞動者，團結起來，”這句話在最近五十年間已經擴大到全世界。這句話在幾萬，幾千萬的勞動者底集會席上被反復的說着。諸君能在用許多的話語寫着的一切的報紙及小冊子之中發見這一句話。

幾百萬的勞動者團結起來做一個同盟，一個政黨這件事是要時間，忍耐，隱忍和勇氣的，是頗非容易的工作。勞動者因為缺乏與困窮常被剝削而成為怯弱了的，因為資本家和地主底苦使虐待而成為愚鈍魯昧了的。勞動者常常沒有時間來思念為什麼自己的一生要這樣的貧窮着，怎樣纔可以解脫這一貧窮和困苦。勞動者底團結被一切的方法所妨害着。在沒有政治的自由的俄羅斯，為防止勞動者底團結，不用直接的殘虐的壓迫方法，就是採取拒絕去僱傭宣傳社會主義的勞動者來作工，最後又用欺騙及買收的方法來防止。但是，無論怎樣來壓迫，無論怎樣來迫害，總不能妨害那為使一切的勞動者階級從貧困和壓迫中解放出來的。

偉大的事業而奮鬥着的勞動者普羅列搭利亞之活動。信奉社會民主主義的勞動者底數量是漸次的增加着。鄰國德意志已經制定了選舉法。德意志從前也行着絕對的專制的王朝政治。但是德意志的人民在極早以前，即五十年前已經將專制政體打破了，以自己的力量戰取了政治的自由。德意志底法律不是像俄羅斯那樣由一羣的官吏底手所發布出來的東西，而是由議員集會上，在議會裏，即在他們所謂的帝國議會裏所制定的東西。議會底議員是從達於成年的一切的男子中所選舉出來的。所以，馬上就可知道社會民主黨員有多少多少的投票。在一八八七年，全投票數底十分之一是社會民主黨所得的；一八九八年（這是最近的議會之選舉）則投社會民主黨底票數已經增加了二倍。這就是說，社會民主黨已經有了全投票數底四分之一。即二百萬以上的成年男子投票給社會民主黨員了。在德意志的地方的勞動者之間，社會主義還不會普及，然而現在是非常迅速地擴張着。個

農，短工及無產農民的大眾若與都市勞動者兄弟互相提攜之時，則德意志的勞動者必能獲得勝利，制定一種對於勞動着的人們沒有貧困和壓迫似的那樣的制度吧。

社會民主主義者將怎樣來解放人民底貧困呢？

要曉得這方法，先要明確地理解爲什麼在現存的社會制度之下有非常之多的大眾底貧窮這件事。富裕的都市發達着，奢華的商店和家屋建築起來了，鐵路敷設起來了，機械被使用着，農工業勵行着改良——然而幾百萬的人民依舊不能脫出貧窮。且祇爲維持家族底生活不得不提供自己的一生。不僅如此，失業者愈益增加着，找不到什麼工作的人們底數目在都市與在鄉下的同樣是在增加着。他們在鄉村中餓着餓着；在都會上，住滿了小客棧，或者在市外的陋屋中，又或像在莫思科底菲特洛夫市場那裏的非常可怕的洞穴或地下室中過着像野獸一樣的生活。

這樣的事情爲什麼是可能呢？富與奢愈益大了，然而以自己的力量生產出一切的財富的幾百萬的人們爲什麼却依然的沒有一文錢過着貧窮的生活呢？農民爲了貧困將要餓死了，勞動者失了職業而彷徨於街頭巷口，——然而商人却由俄羅斯輸出幾百萬蒲毒(Pudl 俄國的量名)的小麥到外國去。一點都沒有消費並販賣貨物的地方，然而工場與製造所却依然的生產着。這又是什麼緣故呢？

這首先第一是因爲廣大的土地底面積同工場，製造所，作坊，機械，房屋，輪船等都歸屬於少數的有錢的人之私有而來的。幾千萬的人們在這等土地，工場，製造所中勞動着，——而且他們隸屬在數千，至少不過數萬的富者，地主，商人及工場主之下。他們是被雇傭到這等工場來的，受一些工錢，領一些麵包的破片而勞動着。除維持勞動者底貧窮以外的生產物都歸富者之手，所謂利潤，所謂“收入”就是這樣榨取來的。由改良機械及改良勞動所得的利益都滾到資本家的腰包裏去了。他們

蓄積幾百萬的財富，然而勞動者的所得只是財富中的一些些。勞動着的人們集合在一起，數百或數千的人們在大的農場及大工場裏一塊兒勞動着。由使用種種的機械而把勞動互相結合了的緣故，所以作工的能率增加了。一個勞動者比不用機械而獨自地工作着的勞動者要生產出更多的東西。但是，不是一切的人能夠利用這樣的勞動底能率性及生產性，能夠利用牠們的只有大地主，大商人及工場主等的極少的部分而已。

我們常常聽聞人家說地主及商人能給工作與人民做，能給包工與貧民做這些話語。例如說鄰近的工場或者鄰近的農場養活着當該地方的“農民”等。事實上呢，勞動者以自己的勞動養活着他自己及不去勞動的其他的一切人們。然而因為在地主的土地及工場去勞動要得他們的許可，所以勞動者只領取祇足維持其貧乏的生計的工錢，而將其所生產的一切的東西都無償的給與他們了（地主，工場主等——譯者）。這就是事實上不是地

主及商人等給勞動者以工作去做，反而唯勞動者纔是將自己工作出來的東西之大部分無償的給與他們而養活着一切的人們。

更詳細的說吧：歐洲的一切的國家中的人民之所以貧困是因為要到市場去販賣所以使勞動者去生產一切的生產物這件事而發生的。工廠主，作坊主，地主，及富裕的農民是爲要販賣，爲要取得金錢，纔去生產一些東西，去飼育家畜，去播種及收穫農產物的。人的勞動底一切的生產物被金錢所交換着。我所喜歡的一切東西可由金錢去購買。人都可以用金錢來購買的。即富者能使無產的人們爲他去工作。在從前，土地是主要的勢力，——隸農時代是這樣的。有土地的人就是有勢力及權力。在現在，則金錢與資本形成主要的勢力。只要能够担出金錢來，那就能夠購買無論多少的土地。若無金錢，則雖有土地也是不能做出什麼東西的。那時候，租稅當然不能納付，就是犁頭及其他的農具，家畜，衣服，其他的物品，也一切都

不能買進來了。差不多一切的地主將土地作担保而向銀行借款的也就無非是爲這金錢的緣故。爲要得到金錢，政府常向世界中的一切國家底富者及銀行家去借款！而爲此借款，一年中要支付幾百萬盧布的利子。

一切的國家因爲金錢的緣故相互開始着激烈的戰爭。無論誰都想買賤賣貴。無論誰都想追過他人，焦心想把物品賣的貴，或者減低價格暗地裏去攫取有利益的販賣市場及預定而不許他人知悉。在這爲金錢而發生的全部的戰場裏，貧窮者，小職人，小農民等比無論那個更要遭遇困難；他們無論何時總被有錢的商人，有錢的農夫所踐踏而不能掙扎的。他們沒有一文的貯蓄，他們真是一天過一天的。每遭遇一次困難和不幸，他們就不是典當家財，就非將家畜很賤地販賣不可了。若一度做了高利貸或吝嗇家底餌食，則再能立身處世的是非常的鮮少。大部分的人們就從此零落不堪了。每年有幾萬，幾千萬的小農及手工業者賣掉自己的陋屋，

白白的將自己的土地(Nadir)讓給團體(Mir),而零落到工錢工人,或佃農或苦力,無產者的地步。但是,富者則因為金錢的這個鬭爭而愈益發財。富者不但將幾百萬,幾億萬的金錢存諸銀行,而且虎視眈眈地窺伺存在銀行中的他人的金錢。貧窮人僅僅在銀行,儲蓄銀行存儲十盧布或百盧布的金錢,每一盧布祇有三或四加貝克的利子。然而富者則從這些金錢之中作出百萬的財富,且在這百萬之上,擴大自己的交易,貪食着每一盧布中之十到二十加貝克的利益。

所以,社會民主主義者的主張是這樣的:即要根絕並剷除人民底貧困之唯一的方法是從下至上地將國家內的一切的現存制度破壞起來而樹立社會主義的制度;換言之,即是沒收大地主底土地,沒收工廠主底工廠及製造所,沒收銀行家底金融資本,廢止他們底私所有,而將其一切歸諸國家內的一切的勞動階級底手裏。這就是社會民主主義者所主張的東面。到那時候,支配勞動者底勞動的

纔不是依賴他人底勞動而生活着的富者，而是勞動者自己或者他們的代理者來管理了。到那時候，從一切的改良和機械所出的利益纔能歸諸勞動的人們和勞動者之手。那時候，財富將愈益急速的擴大起來的吧。爲什麼呢？因爲爲自己的利益去工作的勞動者比爲資本家的利益去工作的要工作得格外起勁。勞動時間會被短縮，勞動者底待遇亦將改善起來，而會完全的一變其一切的生活吧。

然要破壞國家全體底一切的制度是不很容易的。要作這一事業是必須先作許多的工作。必須繼續很長久的，固執的鬭爭。一切的富者，私有財產底所有者，一切的布爾喬亞(註)將以全力量來主張他們自己的財富。官吏與軍人將起來保護富裕階級的利益。因爲政府這東西是掌握在富裕階級底手中。勞動者爲要與依賴他人底勞動而生活着的一切人們決戰起見，必須將自己的人們好像一個人的團結起來。勞動者必須使一切的無產階級

結成而爲一個的勞動階級，即結成爲一個的普羅列塔利亞階級。這一關爭對於勞動者階級決不是容易的東西。但是，這關爭必以勞動者底勝利爲其終局；因爲，布爾喬亞及依賴他人底勞動而生活着的人們在人民之間沒有擔當着一些重要的任務故。勞動者階級占有人民底莫大的多數。勞動者與私有財產所有者底數量的比例是百萬與千的比例。

(註) 布爾喬亞 (Bourgeois) 是指私有財產底所有者而言。總括私有財產底一切所有者之時，謂之布爾喬亞階級 (Bourgeoisie)。大布爾喬亞是指大的財富底私有者而言。小布爾喬亞是小的財富私有者。說布爾喬亞階級與普羅列塔利亞特 (Proletariat) 是與下述的說法有同一的意義，即財產底私有者與勞動者，富者與貧窮者，或由他人底勞動而生活的人與拿些工資給他人勞動的人。

現在俄羅斯底勞動者爲這一偉大的關爭而開始結合自己於一個社會民主黨之中。避免警察底眼目而祕密地結合起來的事件雖然是有非常的困

第二章 社會民主主義首要的是 麼？

難，然而結合是已經愈見強固起來了。俄羅斯的人民戰取了政治的自由之時，把勞動階級結合起來的工作，革命運動的工作，將非常迅速地進展起來，恐怕比德意志底勞動者底工作還要更快一些的吧。

第三章

富與窮，農村中的財產底私有者 和勞動者

現在，我們已經曉得社會民主主義者要的是什麼了。他們爲要從貧窮中解放人民出來起見，要和一切的富裕階級作鬥爭。而農村中的貧窮恐怕比都會底還更利害吧。這裏我不想敘述農村底貧窮是怎麼的激甚。凡曾到過鄉村的一切勞動者及一切農民都熟知關於農村底貧窮，饑飢，貧寒及破產的事實。

然而農民還不曉得自己爲什麼這樣貧窮，這

樣飢餓着，這樣要破產下去的道理，也不明白怎樣纔可逃出這個困窮狀態。要理會這件事，首先第一必須究明爲什麼都會及農村會發生這一切的貧窮和貧困。我們已經就這件事說述過，而且也說過了關於無產農民及農村底勞動者不得不與都市的勞動者協同起來的事。但是，祇是這一些是不充分的。除此以外，必須究明農村中的那一種類的人民是富者及財產私有者底幫手，又那一種人民是勞動者及社會民主主義者底幫手。我們必須知道與富者同樣的儲着資本而依賴他人底勞動而生活着的農民是不是多數。若不將這些問題明確地究明以前，則關於貧窮的一切議論究局是一些也沒有用處的。因爲，這樣將使農村的貧民不能理解在農村中誰可與自己互相結合起來而與都市底勞動者相結合，怎樣做作纔可使這一結合成爲鞏固的同盟，又不但使地主，更且要使自己的兄弟——富裕的農民怎樣纔不至來欺負農村的農民這些問題故。

要明白這些事實，我們必須觀察農村中的地主底力量怎樣，富裕的農民底力量又是怎麼樣？

先說地主底方面吧。要曉得他們底力量，須先調查他們所私有着的土地底量有多少。歐俄的土地底全面積，農民底土地，私有土地有二億四千萬狄夏金。——除了後述的官有地(註)，

(註) 這一數字是非常陳舊了的，根據一八七七年——一八七八年兩年的調查。手邊沒有再比這新的統計。俄羅斯政府只有在暗幕中能保持下去，所以，將全國關於人民底生活搜集完全正確的智識是極其罕見的。

在農民底手中的，即在一千萬戶以上的農民底手中的這二億四千萬狄夏全的土地之中，一億三千百萬狄夏金總算因農奴底解放底結果而分割給農民了，這就是所謂農民底土地 (Nader)。然而在各個的土地私有者底手中，即在不滿五十萬的家族底手中，尚佔有一億九百萬狄夏金的土地。即令捨除零數而計算之，則百姓底一家族只分得十

三狄夏金的土地，而土地私有者底一家族則仍佔有着二百十八狄夏金的土地。然而實際上如我們後面要敘述的，處分土地底不平等比這裏所說的還要利害。

各個的地主底所有土地一億九百萬狄夏金之中，七百萬狄夏金是皇室地，即是沙皇一族底私有。合一族底所有土地計之，則占地主底第一位，即為俄羅斯中的最大的地主。一個的家族所有底土地比五十萬農民家族底所有土地還要大些。更加教會，修道院佔有着約六百萬狄夏金的土地，俄國底祭司雖朝着農民說做人要無慾及要節制，然而他們自己則施用種種正或不正的方法獲得了極大的土地。

又二百萬狄夏金的土地是市有及商人居住地底所有，又同量的土地則為各種的商工業團體及組合底所有。九千二百萬狄夏金（正確地言之，則為九千百六十萬五千八百四十五狄夏金，為簡單起見，以下也將零數捨除）的土地則為五十萬以下

的家族(四十八萬一千三百五十八)的土地私有者底所有。這等家族數底半分完全是小土地私有者。他們中的各個家族只是十狄夏金以下的所有者。合他們底全所有也不上百萬狄夏金。然而其中的一萬六千的家族則各自所有着一千狄夏金以上的土地。合他們底全所有的土地，則有六千五百萬狄夏金。大地主底手中有怎樣廣大的土地只要看不足一千的少數的家族(九百二十四家族)各自所有着幾萬狄夏金的土地，其全體則所有着二千七百萬狄夏金的土地的這個事實就夠明白了！一千的家族所有着與農民二百萬的家族底所有同樣的土地。

不滿幾千人的富者底手中，若依然所有着這樣廣大的土地，則幾百萬，幾千萬的人民是不由得不貧窮而饑餓的了，而且將無時而不窮乏而飢餓的，這是很明白的。無論國家權力或者政府自身——縱令是沙皇底政府——到現在為止都無不聽從這等大地主底要求，服從這等大地主底意志的，

這也是很明白的。貧農自身爲與這等大地主作頑強的必死的鬥爭計，若不起來合同而結成爲一個的階級，則無論何人，無論何處，都沒有出來爲貧農幫忙的也是很明白的。

這裏不得不注意的是許多人（卽有教養的底多數的人們都）以爲“國家”也所有着更廣大的土地，因以此爲理由而對於地主階級底力量抱一種錯誤的見解。這個農民底不忠實的助言者這樣說：“俄羅斯底領土（卽全土地）底大部分現在是國家所有着”（革命的俄羅斯誌第八號第八頁）。這等人們底誤認之所在，在於次述的一點上，卽他們聽過了在歐俄方面，一億五千狄夏金的土地是國庫底所有這件事。這是對的。但是他們不曉得其中的百十五萬狄夏金是極北的不毛的土地或森林地帶這件事，卽在於阿爾漢里斯庫，烏洛瓦特斯基，奧洛尼芝基，烏也芝基，丕爾姆斯基各縣的不毛地帶這件事。到現在爲止，計入於國庫中的只是一些經濟上沒有用處的土地而已。國庫所有的土地不滿四

百萬狄夏金。這等有用的官有地(例如沙曼拉縣最多)是極廉價地租借給富者的。富者將這等土地幾千，幾萬狄夏金的借進來，而用二倍的高價去貸借給農民。

說國庫所有底土地是多的人，不是農民底很好的助言者。事實上，良田美土皆為大地主所有着(沙皇自身也是同樣)，而這等地主又把國庫這東西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若貧農不敢大胆的合同起來，以合同底力量來表示他們自身底威力，則國家總常為地主階級底忠實的卑僕而不稍改其態度吧。在這裏不宜忘記從前只有貴族階級是地主。貴族階級現在也所有着許多的土地(在一八七七年——一八七八年時，十一萬五千的貴族所有着七千三百萬狄夏金的土地)。然在現時，則主要的力量是金錢，是資本。商人及有錢的農民購買了許多許多的土地。農民，哥薩克及其他的“平常的住民”(為與“出生高貴的，”“純粹的民衆”相區別起見，政府稱平常的族姓的人們為平常的住民。)購買了

三億盧布的土地。即每年平均計之，全俄羅斯的農民爲私有而購買土地的錢約一千萬盧布。

因此，農民中也有種種不同的種類。有的農民貧窮而要饑餓，有的却成爲富庶的有錢人家。因此，接近地主方面的，與勞動者相對抗而支持富者之富裕的農民的數量也漸次的增加起來。所以，要想和都市勞動者結合起來的貧農有熟慮這件事的必要。這樣的富裕的農民意數量多不多，他們底力量有多少，又如同這些力量作戰的時候，我們自己有組織怎樣的同盟之必要；凡此一切問題應該有弄清楚的需要。我們前面已經說過關於農民底不好的助言者之事。這等不良助言者常喜說如下的事實：農民已經有了同盟；這同盟是農村共同體(Mir)，是農民底團體；彌爾(Mir)底結合將農民密接地結合着；彌爾底農民底組織(即結合，同盟)是大規模的(即巨大的，範圍極廣闊的)。

這是謊話。這——不，是天話。雖然是善良的人說出來的，但這總是天話。若傾聽這種天話，則我

們必至破壞我們底工作，打破使貧農與都市勞動者相結合起來的我們自己的工作。使各個農村居住者熟視他自己的周圍吧。彌爾底結合，農民底團體，這些是不是與爲與一切[●]的有錢人，依賴他人底勞動而生活着的一切[●]的人們作鬥爭的貧農底同盟有一些些的類似麼。不，沒有類似的[●]地方，也沒有類似的道理。各農村中，各團體中，有許多的佃農，有許多貧窮的農民；又有自己雇着佃農而“永久地”爲自己購買土地的富農。這等富農同是一個團體員，因爲他們有力量，所以在團體中執着牛耳。我們果有富農所加入的，且執着牛耳的那種的同盟之必要麼？不，斷然不要的。我們所必要的是與富農作鬥爭的同盟[●]。所以，彌爾底同盟是完全不適合於我們的。

我們所必要的是理解了有與都市勞動者結合起來的必要的人們用自由意志結成起來的同盟。然而(農民底)團體——這不是依自由意志所結成的同盟，乃是官製的同盟。被富農所雇傭而勞動着

的，而同時要和富農作鬥爭那樣的人們不曾加入進這種團體。加入進這團體的一切人們都不是出於自己的意志，而是因為自己的父母住在這塊地方又在同一的地主處勞動着的緣故，所以官吏纔把他們編入到這個團體的。貧農不能自由地從這個團體脫退出來。若警察將他們的戶籍編到別區的時候，則這等人就不能加入這個團體而為其團員；但是在我們方面，則我們為我們的同盟光大計，必定要求這一點。不，我們為與依賴他人的勞動而生活着的人們作鬥爭起見，我們有以唯勞動的人們底唯貧農底自由意志所結成的同盟之必要。彌爾能發揮其力量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彌爾在以前的時代，即在農民中還沒有佃農和為尋求雇傭工作而在全俄羅斯中漂泊的勞動者的時代，在差不多沒有富農的時代，在農奴所有者的主人一樣的虐待着農民的時代，在那時代彌爾是有過力量的。但是，現在主要的力量是金錢。為金錢故，同一團體的團員好像狂暴的野獸那樣互相爭持着。

有銅鈿的百姓們壓迫掠奪自己的同人比他的地主的都還要苛刻。現在，我們所必要的不是彌爾那樣的同盟，而是能對抗金錢底力量，資本底勢力的同盟，在鄉村中勞動着的一切人們的同盟，由一切的無產農民所組成的各種團體底同盟，即為與地主及富農作鬥爭計，把都市勞動者和一切的地方貧農結合攏來的同盟。

我們已經知悉了地主底力量是什麼。我們有調查富農底數量有多少及他們底力量是什麼之必要。

關於地主底力量方面，我們是利用他們底財產之大小，他們底所有地之多寡來下判斷的。地主自由地處分他們自己的土地，自由地賣買這土地。因此，他們底力量是能夠用他們所有的土地來正確地下判斷的。但是俄羅斯農民到現在為止是沒有自由處分自己的土地之權利的。到現在為止，他們是被束縛於自己的團體中的半農奴。因此，富農底力量不能用他們所有的土地(奈狄爾)之大小

來下判斷。富農不是因自己的土地而得富庶。他們購買許多的土地。他們“永久地”(即爲自己底私有起見)又或“以一定的年限”去購買土地(即賃借土地)。他們從地主,從自己的同人,從放棄土地的人們,從迫於貧窮而出賣土地的人們,購入土地。因此,要曉得他們底力量之最確實的方法是依他們所有的馬底頭數去區別富農,中農及貧農。有許多頭馬的百姓,差不多都是富農。因爲他若有許多頭馬的耕作用的家畜,即他有許多的耕地,有奈狄爾(即農民耕地之意)以外的土地,又有銀行底貯金了。那末除了西伯利亞及哥克薩斯以外的全俄羅斯,所說歐羅巴俄羅斯裏面——持有許多匹的馬的農民究竟有多少的問題,我們就有解答的可能性了。當然,我們說全俄羅斯,這將是把零數除外而不算的。在個個的羣或縣之間是有多大的差異。例如,在都市附近,則常常可以看見畜有許多馬匹的富農。有的富農耕種着有利益的菜園,其他的則馬匹之數雖少,却養飼許多的牛,做搾牛乳生

意。在俄羅斯全國，到處有許多百姓賺錢的方法不是土地而是做生意。住居鄉村的無論誰都曉得自己的村落或管轄區域內的富農之事。然而貧農不是閉着眼的瞎子，爲要明白地知悉什麼人是自己的幫手，什麼人是自己的敵人起見，我們有曉得俄羅斯全體究有多少富農，他們底力量究竟是什麼之必要。

如此，我們依馬底匹數來調查富農與貧農之比例吧。我們先前已經說過俄羅斯的農家戶數約有一千萬戶。他們所有的馬之全數大約有一千五百萬匹（約十四年前有一千七百萬匹，現在稍稍減少了一些）。即將零數捨除起來，十戶約計十五匹之數，但是，一切問題的中心是在於有的人（少數的人）有許多馬匹，其他的人（多數的人們）是完全沒有馬匹或者非常之少的。沒有馬匹的百姓決不少於三百萬戶。而且，約三百五十萬戶的人家只有一匹馬。這一切的人不是完全破產了的農民，就是沒有一物的無產農民。我們稱他們爲貧農。貧農之數

占全農民一千萬戶中之六百五十萬戶；實爲全體底三分之二。其次，我們來看有家畜二頭的中農之數究有多少。此種農民約有二百萬戶，所有着四百萬匹的馬。再其次，我們來看有一頭以上的富農之數有多少。此種農民約有百五十萬戶，所有着七百五十萬匹的馬(註)。這即表示馬之半數是被全體的六分之一的戶數的人所占有着的事實。

(註) 我們在這裏也用捨了零數的概數，那末恐怕富農之數不是百五十萬正的。道或許是百二十五萬，或是百七十五萬也未可知；又或者有二百萬戶也未可知的。但是這沒有很大的差異。問題不在於正確的計算千或十萬之數字，而在於區別自己的敵人及幫手不被流言及空話所欺騙，要明確地知悉貧農，尤其是富農的狀態，明確地理解富農的力量是什麼，富農底狀態是怎樣，纔是問題的中心。

使在鄉村中勞動的人各自綿密地將自己的郡及隣郡的情態監視起來。那末，他們必能認知我們底計算是正確的，即大體戶數百戶之內，富農十戶或多至二十戶，中農二十戶，其殘餘的部分皆爲貧

農。

曉得了這一事實，關於富農底力量我們能夠
下一個頗正確的判斷了。在數的方面他們是非常
少數的，在各團體，各郡之中，百戶戶數中他們只
占十或二十的位置。但是這少數——却是非常富
裕。因此，就俄羅斯全體講，他們所有着的馬匹數
目是與其他的百姓所有着的馬匹同其數目的。對
於耕作地，他們也占有合一切百姓所有着的土地
之半份。此等百姓所收穫的穀類是遙多他們自己
所需要的數量以上。他們賣出非常之多的穀類。穀
類不僅有用於養活他們，而且是比任何還有用的，
能夠出賣，能夠賺錢。這樣的農民能夠把錢貯蓄起
來。他們能在貯金局及普通的銀行去儲金。他們買
進土地而為自己的私所有。我們已經考察了：在全
俄羅斯裏面，百姓每年買進怎樣多的土地。此等土
地之全部差不多都歸於這些少數的富農底手中。
貧農連要買土地的心思都沒有的。他們最關心
的事情是如何纔能喫飯。他們常常沒有錢來買穀類，

富農

那裏有什麼錢來買土地呢？所以，一切的銀行，特別是農民銀行決不是幫助農民獲得土地的東西。（欺瞞百姓的人們及蠢東西常常這樣相信着。）只有少數的農民，只有富農能夠享受其幫助。因此，我們前面所說的農月底不良的助言者說，農民當購買土地之時，這土地恰與從資本流到勞動方面去的事實一樣的話是一種虛話。土地決不會流入到勞動即無產的勞動者去；因為要獲得土地是必須有金錢的，然而貧農和職工連一文的多餘錢都沒有的土地只會流入到有錢的富農底手中去，只會流到資本，即貧農必須和都市勞動者結成同盟去作爭鬥的人們底手中去。

富農不僅購買土地而為自己的私有物，且定有年限的租借土地的也是他們為最多。他們因借入廣大的土地區域而奪取貧農底土地。若舉一例，則波爾他凡縣的一郡（君士坦丁訥·格蘭特斯基）內的富農所借入的浩大的土地一事就是證據。其情形究竟是怎麼樣呢？一戶人家借入三十狄夏金或

是以上的是非常少，十五戶之中祇占二戶。然而富農則將租借來了的全土地之半分歸諸自己的手中，即每一富農借入了七十五狄夏金的土地。又在太里却斯基縣，農民由彌爾及團體從國庫所借來的土地之中，富農占了多少的土地現在也已明白了。全戶數底五分之一的富農占有借來的全土地之四分之三。無論何處都是依金錢的多少而分配土地的；然而只有少數的富農是有錢的。

若更詳述之，則農民自身現在也借出許多的土地給他人。他們放棄了奈狄耳。因為他們沒有家畜，沒有種子，因而沒有做農夫生活底手段故。現在若沒有金錢，就有土地也是沒用的。例如在沙麥拉縣底訥啞前斯基郡則每三戶的富農中有一戶或二戶把奈狄爾作為自己的私有，或當作他團體底所有而自己領有着。沒有馬匹的人及只有一匹馬的人放棄了奈狄爾。在太里斯基縣的農民戶數之三分之一已經放棄了奈狄爾。農民底全奈狄爾之四分之一，即二十五萬狄夏金的土地已經放棄了。

在這二十五萬狄夏金之中，十五萬狄夏金(五分之三)是歸於富農底手裏。我們在這裏再來看看彌爾的團體，團體對於貧農是不是適當的問題吧。在農村的團體中，有錢者是有力的。而我們所必要的是一切的團體中的貧農糾合起來的團體。

不僅關於購買土地一事是虛話，就是說犁，收刈機，及其他一切改良的農具可以廉價地購買進來這種風說，也是欺瞞農民之一種手段。農業倉庫及組合成功了；因此就這樣說：改良農具改善了農民生底狀態。——這不外是一種欺瞞。只有富農有能力購買好的農具；貧農完全沒有能力，他們連維持生活都極盡了全力，何況購買犁及收刈機呢？“對於農民之這種援助”簡直單是援助富農而已。沒有土地，住家及貯蓄的貧農大眾一點也受不着廉價的改良農具之恩惠。例如在沙馬拉縣之某郡，關於在富農及貧農之手中的一切的改良農具有了一個計算，依這計算，則全戶數之五分之一，即最有錢的百姓，約佔有全改良農具之四分之三。貧農雖

是占着戶數之半數，但全部祇佔有三十分之一的農具。在這那裏面，沒有馬匹的農民及只有一匹馬的農民在二萬八千戶之中占着一萬戶。而這一萬戶所佔有的改良農具之數有多少呢？請不要驚慌，他們在分配於全郡底全農民之間的五千七百二十四個農具之中只得七個農具。五千七百二十四個之中只有七個——貧農在稱為改良農業經濟，援助“全農民”之犁及收割機之分配之中所參與的程度，只是這一點點！貧農有什麼可以期待這種議論改良農業經濟的人們呢？

最後，要雇傭佃工及日傭工人這一點也是富農之主要的特徵之一。與地主一樣，富農是依賴他人底勞動而生活着。與地主一樣，他們也托福農民大家底破產及零落貧窮而變做財主。與地主一樣，他們也想儘可能的多搾取佃工底勞動，儘可能的少付錢給他們。假使幾百萬的農民可以完全不破產，可以不去作雇傭勞動，可以不必出賣自己的勞動力，那末富農不得存在，農業經營也不能實行

了。那時候，沒有地方可以搜括“被放棄了”的農民土地，沒有地方可以找出勞動者了吧。然而在全俄羅斯裏面，全體有百五十萬的富農雇傭着不下百萬的佃工及日傭工人。在有私有財產的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地主與勞動者間的，布爾喬亞與普羅列塔利亞間的範圍廣大的鬥爭場裏，富農會反對勞動者階級，做私有財產所有者底幫手的，這是非常明白的。

現在，我們曉得了富農底狀態與力量了。其次，我們來觀察貧農過着怎樣的生活這問題吧。

我們已經說過屬於貧農這範疇的有巨大的數目，即全俄羅斯底全農民戶數之三分之二是屬於貧農的話。最先我們說過沒有馬匹的戶數總不下三百萬戶之多這事實。恐怕比這還更多，現在或已到達了三百五十萬戶。每一荒年，凶年，總有一萬戶要破產。人口增加了，生活愈益困難起來；而一切的良好美土都滾到地主及富農底手中去了。人民破產的每年愈發增加，到都會去，進工場去，或投

入於佃工之羣，或變為臨時的勞動者。沒有馬匹的農民完全地變做無產者了。這——就是普羅列塔利亞。他不是由土地，由農業經營而生活着，而是由被僱傭的勞動而營其生活。（雖說是生活，然嚴密地說，只是過一天算一天，而不能說生活着。）他們是都市勞動者底親兄弟。對於沒有馬匹的農民，土地是毫無用處的。沒有馬匹的戶數之一半，只有將自己的農民土地借給他人，或者有時只得白白的讓給團體。爲什麼呢？因爲他們沒有能力來耕種土地。沒有馬匹的農民只能耕作一狄夏金，至多只能二狄夏金。他們要時常購買穀物（倘若有錢來買）——僅以自己的麵包是不足的。有一匹馬的農民，全俄羅斯約有三百五十萬戶，而其生活祇是稍好一些些。固然，不是沒有例外；或許有營着中位的生活的，只有一匹馬但是富庶的農民也是有的，這我們已經說過。但是，我們要說的不是關於例外的事，部分的地方的事，而是就俄羅斯全體來說的。若以有馬一匹的農民之全體來觀察，則這全體是

貧農，是半文錢都沒有的人。即就有一匹馬的農民說，則他們在農業縣分耕作三、四秋夏金，有時很少的有耕作五秋夏金的農民，然而他們依舊不能用這些收穫來支持其生活。即在豐年，他們的生活也不比沒有馬匹的農民來得好一些——因此，不是漸次能夠溫飽，反而漸次要挨饑餓；農業經營完全瀕於沒落，缺乏飼料去飼養家畜，沒有能力去照料土地。有一匹馬的農民（除了飼育家畜以外）總是把錢消費的。例如在烏洛耐其斯基縣，一年要費二十盧布！（十倍於富農所費）。一年要二十盧布，——而且還要費之於土地之借貸，購買家畜，修繕鋤及其他農具，放牧者，以及其他的一切！這還可以說是經營麼？這——是一種賦役，一個苦役，永遠的疲憊。在沒有一匹馬的農民之中，確有將自己的農民土地貸與他人的。半文都沒有的人也能從土地得到多少的利益。然而，若沒有金錢，則從土地固然不能得到金錢，要取自己的喫食的東西都不能夠的。但是，衣，食，經營農業，納稅，一切的一

一切,所必要的都是金錢。在烏洛耐其斯幾縣,有馬一匹的農民,只就稅金每年一人平均要付八十盧布。而其他一切的費用則每年不到七十五盧布。所以,收買土地,改良農具,設立農村銀行等等的議論是怎樣滑稽而不近實際的可以明白了吧。貧農連只想都不會想到這樣的東西。

從什麼地方去獲得金錢呢?爲此不得不去尋“勞銀工作”。有馬一匹的農民與沒有馬的農民一樣,只能依賴“勞銀工作”而過其每日的生活。“勞銀工作”是有怎樣的意義呢?有馬一匹的農民將自己的主人之資格取消一年去做被雇傭者,度爲普羅列搭利亞特。這就是其意義。這樣的農民叫做半普羅列搭利亞。他們也是都市勞動者底親兄弟。爲什麼呢?因爲一切的主人要用所有的方法將他們搜羅到自己的地方來勞動故。他們爲對一切的富農,一切私有者作鬥爭計,除了與社會民主主義者結合起來以外,也是沒有出路,沒有救法。爲敷設鐵路,誰在勞動着呢?保工者去掠奪什麼人呢?誰去

伐木，誰去放筏？誰去作工？誰爲日傭工人呢？這都是——沒有馬的及只有一匹馬的農民去做的。這都是——鄉村的普羅列搭利亞和半普羅列搭利亞做的事。這樣的人民在俄羅斯真是何等的多啊！俄羅斯全體（除了加富加惹與西伯利亞）每年付下八百萬，有時竟要付下九百萬張的旅行券。這些人們都盡是出稼勞動者。他們——名義上是農民，實際是被雇傭者，是勞動者。他們全部必須與都市勞動者結成一個同盟。射入村中去的光明與知識必會使這同盟有力起來，強固起來吧。

又關於“勞銀工作”這件事，更有一事必須記憶的。一切的官吏及像官吏那樣思索的人們都好說這樣的話：農民及百姓所必要的有二樣東西，就是土地——（不必要很多的土地。財主已經買佔了，所以不能多要的！）與“勞銀工作”。因此他們說——爲幫助人民計，應在農村中發起一些手工業，有稍爲“多給”一些“勞銀工作”與農民之必要。這樣的話不過是一種虛空的文飾。在貧農方面講，勞

銀工作就是雇傭勞動。把“勞銀工作”給與農民做這件事——其意義就不外是使農民變為雇傭勞動者。援助是很好的，對於這我們沒有異議！為富農起見，倘有需要資本的其他的勞銀工作——例如築造水車場及其他建築物，購買打穀機，做貿易等等的。然若混淆了這等守錢奴底“勞銀工作”與貧農底雇傭勞動之差別，則簡直是欺騙貧農之事！對於財主，這樣的欺騙當然是很有利而方便的。使人思想一切的“勞銀工作”是適合於一切的農民，都是有利的這件事，對於富農是非常方便的。但是，真的要想為貧農打謀做一些善事的人們，是向他們說明一切的真相，只說真相給他們聽。

我們忘了說及中農。在前面大體以有二匹的耕種家畜的人民作為中農，這樣的中農底戶數在一千萬戶之中約佔二百萬，關於這我們已經說過的。中農是位於富農與普羅列塔利亞底中間的農民，因此稱他們為中農。而他們底生活也是居於中庸的地位。豐年時候，他們能以自己的經濟度過一

年的生活。但是，貧窮常常要襲擊他們的背後。有的一些沒有儲蓄，有的只有一些些。因此，他們底經濟是動搖不定的。要調達金錢也非常之困難。要從自己的農業經營中搜括所必要的金錢也是極其困難。而且常常青黃不接的。去做勞銀工作——法局要放棄農耕，疏慢農業經濟。許多中農，可是，不做勞銀工作就不能支持生活。因而變為被雇傭者，或因貧窮而變為地主之奴隸，至於要借債來維持生活。中農差不多沒有避開借債的希望。他們沒有像富農那樣的確實的收入。因此，若借了一次款——猶如自絕自縛的一樣。不是完全的破了產，他們是逃不出借債的領域。做地主底奴隸的以中農為最多，因為地主為經營他們的貸錢業，必須要有馬二匹的及有相當的農業上的設備而未曾破產的百姓底存在故。中農要想避開這個關頭是很困難的，——他為穀物，為牧畜，為借進被分配了的土地，為冬季中的借債，為了這一切而使自己變為地主底奴隸。地主及高利貸以外，隣舍的富農也壓迫

中農。他們常經中農手裏奪取土地，決不錯過機會的利用一切方法去壓迫中農。中農是這樣的生活着。他們既不像魚也不像鳥。他不是真正名實相符的主人——也不是勞動者。中農始終要想做一個真實的土地私有者；但是真能變成爲私有者的，真是極少極少的。雇傭着佃工和日傭工人的中農都極其鮮少的。他自己的願望是想由他人底勞動來獲厚利，不知不覺間成爲富農而去壓迫他人。然而中農底多數不但不能雇傭他人——反而自身變做被雇傭者的。

富農與貧農之間及土地私有者與勞動者之間的鬥爭開始了的任何地方——中農總是動搖於兩者之間，而不知其自己想走的方向。富農要拉攏他們到自己方面來，所以說：你是老板，有土地的，你沒有和精光蛋的勞動者在一塊兒做事的必要。然而勞動者這樣說：富農欺騙你，掠奪你呢！在與一切的財主作鬥爭之時，你除了幫助我們以外，沒有別的方法可以救助你們自己。信奉社會民主主義

的勞動者在爲解放勞動者起見而鬥爭着的一切的國家都說着關於中農的這個議論。在俄羅斯，這樣的論爭現在纔行開始。因此，我們特別要精確調查並明白的理解：富農究用怎樣的欺騙政策去吸引中農，我們怎樣纔能把這種欺騙投置清水之中，怎樣纔能發見中農底真正的友人而援助他們。假若俄羅斯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能馬上走入真實的路途，則我們能比德國的兄弟同志更快的來組織地方的勞動者與都市勞動者間的強固不拔的同盟，很迅速的走到打倒一切敵對於勞動着的人們的勝利去吧。

第四章

中農到何處去？到土地私有者

或地主方面去呢還是到勞動

者或無產者方面去呢？

一切的土地私有者，一切的布爾喬亞汜由誓約爲改善農業經營(廉價的犁，農村銀行，草類之播種，家畜及肥料之廉賣等等)必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又同時由使農民爲農業經營同盟(書本稱之爲合作社 Cooperation 的就是)底加盟者及以改善農業經營爲目的而在地主之間所結成的同盟之加盟者這二種方法來吸引中農，使之成爲自己的幫手，布爾喬亞汜欲以這樣的方法去離間中農，

甚至小農及半普羅列塔利亞之與勞動者去同盟，欲使他們在布爾喬亞與勞動者間的，與普羅列塔利亞間的鬥爭場裏做富農底，布爾喬亞底幫手。

社會民主黨員對於這件事是這樣的回答：能改善農業經營當然是好的。能廉價的購買犁鋤也一點沒有不好的地方。在現在，若不是愚笨的商人，誰都為吸引顧客而努力於廉價販賣。但若對着貧農及中農而說農業經營之改良與犁鋤之廉價的販賣能使他們脫出貧窮，能援助他們不借財主底助力而能獨立經營農業這樣的話——完全是一種欺瞞。從這等改良，廉價及合作社（為買賣物品所結成的同盟）而大賺金錢的莫非是富農。富農愈益有力起來，愈益殘酷的壓迫貧農和中農。在富農很富裕的時候，在他們自己的手中掌握着土地與家畜與農具與金錢之大部分的時候以前，貧農當然是，即中農也斷然不能脫出貧困的運命。一二個的中位的百姓或許會由此等改良及合作社底援助而得插足於富農之間。然而無人民，無中農，則將愈陷

入於貧窮的深淵中去了。一切中位的百姓要想成爲富農，須要破壞富農自身。爲破壞富農又必須與都市勞動者及地方的貧農結成同盟方能實現其目的。

布爾喬亞泥對着中農（甚且對着小農）這樣說：我們賣給你們賤廉的土地，賤廉的犁鋤吧，你們須將你們自己的靈魂賣給我們，因此你們務須拒絕與一切的富農作鬥爭。

社會民主黨員這樣說：假若真是廉價出賣的，那末，有錢的人來購買是當然的一回事。因爲這是賣買生意。但是自己的靈魂決不應出賣的。拒絕與都市勞動者共同的去對一切布爾喬亞泥作鬥爭，就不能使自已永久的浮沈於困苦與貧窮之中。富農反因物品底賤廉而愈能吸取金錢，愈能多多的賺錢，然而在對於在工廠中勞動着而沒有錢的人們，若不將布爾喬亞泥底錢奪過來，則價值雖賤，也沒有什麼幫助的。

舉例來說吧。布爾喬亞泥底帮手像背着一點

沒有用處的桶一樣，捧角着一點沒有用處的合作社（爲賤廉的賣買所結成的同盟）。自稱爲“社會革命黨員”一輩子也跟着布爾喬亞氾底尾巴，叫着合作社是農民最必要的東西這口號。在我們俄羅斯現在也開始了發起一切的合作社這運動。但在俄羅斯，其數量還極鮮少。沒有政治的自由以前，恐怕不會增多吧。但在德國則農民之間已有很多的諸種的合作社。我們來考察這等合作社對於何人最有利益這件事吧。在全體的德意志中，十四萬的農家加入於販賣牛奶及牛奶餐品所結成的組合之中。這十四萬的農家（在這裏我們也爲簡單些起見把零數捨除了）飼養着百十萬頭的牛。全德意志的貧農之數爲四百萬人。其中只有四萬人加入這種組合，即貧農百人之中只有一人能利用這等合作社。四萬的貧農所佔有的牛底頭數，全體只有十萬頭。再中農有百萬人。其中五萬——即百人中有五人——參加合作社。而其牛之頭數爲二十萬。最後，富裕的農家（即合地主與富農）有三十三萬

人，其中五萬人（即百人中有十七人）參加合作社。牛之頭數竟多至八十萬頭以上！

這就可以曉得受合作社底援助的是誰最先，誰最多的了。爲廉買貴賣起見，叫喊以設立種種的合作社而能救濟中農這種人，可說完全是愚弄百姓。是的，布爾喬亞想從社會民主主義者底手中極便宜的“買收”貧農與中農。

俄羅斯現在也開始組織了種種的乾酪製造組合及集合的牛酪組合。互助組合及彌爾的同盟，以及共同盟組合——這些正是百姓最必要的東西，這樣狂叫的人們在俄羅斯也是多得很。但是，我們且看一看此等互助組合，共同組合及彌爾的土地貸借究歸誰人之手這件事吧。在俄羅斯，百戶中不下二十戶是沒有一隻牛的。其中三十戶是有牛一隻的。這等人們爲了極度的窮困而出賣牛奶。給小孩喫的牛奶都沒有的。小孩子們挨着饑餓，像蒼蠅一樣的苦吟着。富裕的百姓有三頭甚或三四頭以上的牛。此等富農佔着全部牛數之一半。乾酪製造

組合爲的是誰底利益呢？最先不外是爲地主及農村布爾喬亞底利益，這是再明白也沒有的。中農及貧農追從他們底尾巴，又依照救貧底手段而避免一切勞動者之與一切布爾喬亞作鬥爭，更要想跳出自己的境遇而昇入富農的地位的中農之努力，這一切都要成爲地主和農村布爾喬亞底利益的也是很明白的。

布爾喬亞底一切走狗都佯裝着惟獨他自己是貧農底幫手，是貧農底親友，他支持中農等之那樣的努力，並且鼓吹這樣努力。而許多純樸的人們不能看穿羊皮之中藏着虎狼，竟以爲這能加惠於貧農和中農，反複的唱導這種布爾喬亞底欺瞞。例如在書本或演說之中，說着這樣的話：小農經營是最方便的，也最有利益的。小農經營必將發達起來。爲什麼呢——他們說——因爲在農業方面小地主是到處非常之多，他們是非常堅持的執着於土地故。（然而他們不說這是因爲一切的良好美土都被布爾喬亞底所佔領，一切的金錢都在他們底

手中，貧農受盡壓迫，不得不將一生窮蹙於龐大的土地之上的緣故！)喜歡說巧言的他們說小農不要很多的錢，——小農及中農有節約心，比大農來得勤勉，而且能營簡易的生活。他們能用糞來代替購賣牧草去飼養家畜。他們可以不買機械，能以早起，延長工作時間來代替機械。財主為修理事物要雇傭他人，而他們則在休息日自己拿着斧頭來做木匠的工作，——萬事比大農要省許多。即在耕作的場合，他們也能利用乳牛去代替飼養馬及壯牛的費用，——在德意志，一切的貧農是用乳牛來耕作的。在俄羅斯，人民之瀕於破產的程度，不僅是要使用乳牛，而且要用人去代替牛馬來耕作了！這真是很有利益的啊！這真是很便宜的啊！中農，大農這麼勤勉，這麼熱心，生活這麼簡單，不流於放縱，不想社會主義的事情，專想自己的經濟；這真是足值讚賞的事啊！不被向布爾喬亞汜作罷工鬥爭的勞動者所誘引，追從於財主之背後，而窺伺想做好人的機會！假若都是這樣的熱心，勤勉，生活簡單，

不飲酒，儲蓄若干的金錢，不著華服，不多生兒子——那末，都能够過舒適的生活，可不受困苦和貧窮的逼迫。

布爾喬亞汜用這樣巧言花語向着中農撒謊。也有相信這種花語而反復叫喊這花語的笨貨。事實上，這種巧言花語——是欺瞞，是嘲弄農民。中農和小農底貧窮已經到了極貧，他們從朝至晚勞動着，祇能苦苦的以一片麵包來糊口，雖要錢用，也不得不中止起來了的；然而撒巧言花語之徒畢竟稱這極度的貧窮為廉價而有利的經濟。這與三年穿一條褲，夏天赤着腳走路，使用用繩縛着的鋤頭，用屋頂上的枯爛了的糞去飼養乳牛相比較，誠然是“更廉價的”，“更有利的”！假使將布爾喬亞或富農底無論那個拖進到這樣“賤廉的”，“很方便的”經濟中去，——恐怕他們會忘却自己的巧言花語了吧。

(註) 熱望百姓能過善，但自己一些不做善事，而溺迷於

這種花言巧語的笨貨在俄羅斯被稱為“民粹派”“或小農經

濟窮幫手”。說巧言的人在德國也不少。他們中之一人特靈德(Edward David)氏最近著了一册浩論的書籍。在此書中，他這樣說着：小農經營比大農經濟更為非常有利；因為小農一些不浪費，不須馬去耕作，而以擠奶的乳牛去代替。

讚賞小農經營的人們，時時想給農民以一些利益，但是實際上，只以害毒給與他們。像搖籤(Lot)欺瞞人民一樣，他們是以巧言來欺瞞人民，我在這裏說明搖籤是什麼東西吧。例如，我有值錢五十盧布的牛一頭。我將這牛賭之於搖籤；而以每票一盧布要大家承買，說是用一盧布能夠得着一頭牛！於是，人民被巧言上鉤了，都出了一盧布的銀貨。收集了百盧布之時，我出來檢查票子，取出中的一票，而其餘的票子全部都是空籤子。這頭牛對於“人民”是廉價的麼？不，非常之貴的。因為付了比真價多二倍的錢。二個人(做樣籤的人和得牛的人)是不勞而獲了利益，因為他們賺了失却各自己的一銀貨的九十九人的錢。這就可以曉得說搖籤是

有利於人民的人正是欺瞞人民的不良之徒了。與這一個道理完全相同，凡說合作社（爲賣買能有利起來所組成的同盟），農業經營上的改善，銀行及其他的方法能够救濟困苦與貧窮的人，是欺瞞農民的人。像在搖籤那裏一人賺錢，其他的人們損失了錢的同樣的事實，在這裏也是施行着。中農中之十人脫出了困窮而進身於富農之間，然而他的同伴九十人是仍不能跳出貧窮，益發瀕於破產，繼續苦楚的一生。使地方住民底各人環視其自己的團體及區內之一切吧。許多的中農自上昇而爲富農了以後，究竟有沒有忘却了其貧窮？更看看一生不能逃出貧窮的運命的人有多少？破了產而離村他去的又有多少？如我們所觀察的，全俄羅斯的中農數不下二百萬戶。假定爲廉買貴賣而組成的諸種的同盟之數十倍於現在的數目。這時候將怎樣呢？極許多的，即十萬人的中農昇上而成爲富農。而這有什麼意義呢？這就是說百人的中農之中有五個人是得了產。殘餘的九十五人怎麼樣呢？他們依然

繼續其貧苦。而且許多人的生活益發苦楚起來！貧農底破產也愈益增多。

儘可能的吸引中農和小農到自己的方面來，使他們相信可不與布爾喬亞作鬥爭而能脫出貧窮底厄運之可能性，使他們信賴其自己的熱心，勤勉及儲蓄心，使他們不信任地方與都市勞動者之同盟，凡這一切，對於布爾喬亞固然是非常有必要的。布爾喬亞固傾注其全力去支持百姓之這種被欺瞞了的信仰與希望，用所有巧言花語使他們入睡不醒。

要摘發這種巧言者流底欺瞞，我們只要提出三個質問就夠了。

第一質問：全俄羅斯中有二億四千萬狄夏金的農耕土地，其中是一億狄夏金的土地依然被各個的地主所有着的時候，勞動着的人們是不是能夠跳出其困苦與貧窮的生活？就是說，一萬六千的大地主的手中掌握着六千五百萬狄夏金的土地之時，他們能不能解除貧困？

第二的質問：百五十萬戶的財主的農民（農民全部一千萬戶之中）在自己的手中掌握着農民底全耕地，農民底全馬匹及全所有的家畜之一半以前，又他們掌握着農民所儲藏的穀物及金錢底一半以上以前，勞動着的人民果能從困苦和窮貧中逃脫出來麼？農村布爾喬亞汜壓迫着貧農和中農，榨取着佃農和日傭勞動者而使自己愈益富庶起來之時，果能逃脫困苦和窮貧底厄運麼？農民戶數之六百五十萬戶一年中常常挨着饑餓，依一切的雇傭而僅得些少的破麵包的破產的貧農存在着的時候，果能解放出來麼？

第三的質問：在金錢成爲主要的力量，由金錢可買一切的東西，工場也好，土地也好，甚至人也可當作雇傭勞動者，雇傭奴隸購買進來的時候，勞動着的人民果能逃脫困苦和貧窮麼？沒有金錢不能生存，不得經營農業之時，逃得出困苦麼？小地主及貧農爲獲得金錢起見不得不與大地主爭鬥之時，果能逃脫出困苦麼？數千的地主，商人，工場

主，銀行家在自己的手中握着數億的盧布，更加他們有數十億的存金支配着一切銀行之時，中農和貧農果能脫出困苦和貧窮麼？

以小農經營底利益及合作社等的巧言花語是斷不能迴避這等質問的。要回答這等質問，祇能有一個解答。即救助勞動的人們，真正的合作社是與一切的布爾喬亞汜作鬥爭的地方貧農和信奉社會民主主義的都市勞動者間的同盟。這樣的同盟迅速的擴大起來，趨鑿於強固堅利，則中農愈能很快的理解布爾喬亞汜底誓約之全欺瞞行爲，而成爲我們底幫手。

布爾喬亞汜曉得這件事。所以他們製造出一切關於社會民主主義的惡宣傳。他們說：社會民主主義者要想剝奪中農及小農之私有權。這是說話。社會民主主義者祇剝奪大地主底私有權，即祇剝奪那依賴他人底勞動而生活着的人們底私有權。社會民主主義者決不會剝奪那不雇傭小農及勞動者的中農底私有權。社會民主主義者不僅對於最

覺悟的，最有團結力的都市勞動者，而且對於農村勞動者，因而對於各不使用勞動者，不被財主所誘引，不做布爾喬亞汙底幫手的小手工業者及農民，總之，社會民主主義者是保護并主張一切勞動的人民底利益。在我們還不能破壞布爾喬亞汙底統治之間，社會民主主義者是這樣的努力着，即爲現在馬上能夠做得到的且能使與布爾喬亞之鬥爭容易起來的一切的改善，爲勞動者與農民底生活上的一切的改善而戰鬥着。但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不欺騙農民，他們向農民告訴一切事實的真相。他們預先直接地向農民說明：在布爾喬亞汙統治着的時候，無論是怎麼樣的改善，這絕不能解放勞動的人民底困苦和貧窮。社會民主主義者爲全人民確知社會民主主義者是什麼樣的人，其所要求的是什麼起見，他們製定了綱領。所謂綱領——這是將黨要獲得什麼，爲什麼而戰的一切事情簡單地，明瞭地，正確地直言出來的東西。社會民主黨（俄國共產黨底前身，不是目前各國所稱的社會民主黨，

這兩者是有很大的差別——譯者）是爲使全人民能看見，能認知，又在黨內使真欲爲解放勞動的人民從布爾喬亞氾所受的壓迫而鬥爭着的人們，又爲使正確的理解了爲這一鬥爭必須與誰相結合並怎樣去領導這一鬥爭的人們便於活動起見，揭出了明瞭而正確的綱領的唯一的政黨。此外，社會民主主義者還認爲在綱領之中有直接地，公然地，正確地，說明勞動的人們爲什麼發生困苦與貧窮，爲什麼勞動者底同盟能漸次擴大，能漸次有力起來的必要。勞動的人民必須明白地理解爲什麼自己這樣貧窮，爲救出這貧窮而鬥爭之時，自己必須與那一個結合起來這些事實。

我們說過了社會民主主義者要的是什麼，勞動的人民底困苦和貧窮是爲什麼發生，貧農必須與誰作鬥爭，又爲這一鬥爭必須與誰結成同盟等諸事實。

因此，我們來說述由我們的鬥爭，現在馬上就能戰取怎樣的改善，在勞動者底生活與農民底生

農 民 與 革 命

活中有怎樣的改善能夠戰取的事情吧。

第五章

社會民主主義者要想爲一切 的人民一切的勞動者獲 得怎麼樣的改善呢？

社會民主主義者要爲一切的勞動的人民從一切的壓迫，一切的不正，一切的賂取中解放出來這事而鬥爭着。爲要能解放自己，勞動者比什麼還先的必須結合起來。爲要能結合自己，不得不爭取有結合底自由，有結合底權利。必須先獲得政治的自由。我們已經說過，專制的統治使人民隸屬於官吏及警察。所以除了政府官吏及出入於宮廷的小數的高官與貴族之外，政治的自由是對於一切的人

民必不可缺的東西。然而勞動者與農民尤比誰還更有有政治的自由之必要。財產家能夠不受官吏與警察之驕慢和不正。財產家能夠把自己的訴告提出於高位的機關。因此，官吏與警察對於財產家不能像對於貧窮的人民那樣可以行施不正。勞動者與農民沒有逃出政府及官吏之暴壓的方法。雖然要想訴告，也沒有可訴告的人。只有受人裁判，任人宰割。國家沒有選舉制度，不開催代表者的人民會議，則勞動者與農民是斷乎不能從政府與官吏之強制贈賄，恣意慢傲與侮辱的行爲中解放出來的。只有這樣的代表者的人民會議纔能把人民從隸屬於官吏之狀態中解放出來。都凡覺悟了的農民必須起來幫助社會民主主義者，幫助社會民主主義者向國家底政府要求召集代表者的人民會議，且以此爲最初而最重要的任務。不存身分上的高低，財主與窮人的區別，一切的人民必須選舉自己的代表者。選舉必須是不受官吏之一切的干涉的，自由的東西。監視選舉底秩序的必須

1. 對於全人民的改善

人民會議

是受(人民底)委任的人們而不應是村落底警官及自治區底長官。這樣地從一切的人民中所選出來的代表者纔能審議一切人民底貧窮，在俄羅斯建樹較良的制度。

社會民主主義者提出不經過裁判不可監禁任何人民的要求。對於不法監禁，官吏必須受嚴罰。爲禁止官吏底恣意的行爲計，人民必須起來發起這樣的獲得權利的運動，即公選官吏與直接地有提出對各官吏告訴於裁判所之權利。自治區底長官當然會庇護村落警察，縣知事會庇護自治區底長官而使告訴者受更殘酷的遭遇，把他投之於監獄，或竟充軍到西伯利亞去。在俄羅斯(在其他的各國也同樣)，若一切的人民能夠訴告於人民底集會，人民底裁判所，能夠自由的說出自己的貧窮或能夠將此發表於報紙上之時，這時候，官吏纔會蒙受懲罰。

公道完吏

俄羅斯的人民，到現在爲止，對於官吏完全在農奴的隸屬關係之中。沒有官吏底許可，人民就沒

有集會底自由，就不能印刷書籍與報紙。這不是農奴的隸屬還是什麼？

集會底
印刷書籍
自由。

假使不能自由的開會集議，假使不得自由的印刷書籍，怎樣纔能與官吏及財主作敵手而訴說正義呢？官吏當然會禁止一切正當的書籍之印刷，會禁止一切關於人民底貧窮的真正的言論。於此社會民主黨不得不秘密的印刷並秘密的配布這種書籍。手持這樣的書本的人將要被人裁判，且被投諸於監獄之中。然而社會民主勞動黨員決不畏縮的。他們越發增加書本底部數，越發廣泛地配布這種書本，使人民能夠讀到正確的書本。這樣，無論怎麼樣的官吏，怎麼樣的警察，都沒有方法能阻止人民之爲自由而鬥爭。

廢除等級

社會民主主義者要求廢止身分等級，國家底一切市民應有完全平等的權利。俄羅斯現在有不納租稅的身分與納租稅的身分，有特權的身分與無特權的身分，“白的骨”與“黑的骨”之區別。對於下層的人民，甚且還殘留着笞刑。無論何處的國

家，沒有這樣的虐待酷遇勞動者與農民的國家。俄羅斯以外的國家無論何處已經沒有種種的身分之間有種種不同的法律之存在。現在是俄羅斯人民起來要求百姓也應有貴族所已有的一切的權利之時。農奴解放後，經過了四十餘年的今日，還仍殘留着笞刑，還仍有納貢的身分，這不是恥辱是什麼！

社會民主主義者要求人民有完全的移住自由，職業自由。移住的自由有什麼意義呢？其意義是：農民有隨自己的志願到任何地方前去的權利，移殖到任何喜歡去的地方去的權利，不要任何人的許可而可以到任何村落，任何都市去的權利（殘酷的俄羅斯國家的人民，在那時候沒有這樣的權利，所以有這樣的對封建制度之鬥爭的要求。——譯者）。這在俄羅斯也就是與廢止旅行券（其他的各國早就廢止了的）及無論怎樣的村長，郡長沒有干涉農民底自由的居住和勞動有同其意義的。俄羅斯的百姓隸屬於官吏之程度還是很大的，他沒

移住職業
自由

有自由的到都市去，自由的移住到新的土地去的權利。大臣發出這樣的指令，即要求縣知事不許農民有隨便移住的權利。縣知事比百姓自己還更熟悉百姓到何處去的事。百姓——是阿斗。沒有長官是何處都不會去的！這果然不是農奴的隸屬麼？一切的放蕩貴族統治着成年了的農業和地主，這還不是對於人民之侮辱麼？

現農務大臣埃爾墨絡夫著有一本“凶作與人民底貧困”。他直接的在這本書中這樣說着，即地主諸君如有必要勞動者的時候，則百姓不能移住他處。他又肆無忌憚地說百姓決不會聽見這種話，就是聽見了也不能理解。地主諸君正須需勞動者之時，爲什麼要解放人民呢？人民底生活愈是苦楚，則地主愈感覺方便而有利。因爲他們底貧乏愈加大，則地主可以很賤價的雇傭他們，他們也必定會順從地忍受一切的壓制。以前，村落底長官照顧地主底利益，現在呢，自治區底長官及知事照顧他們底利益。以前，村落底長官連處罰馬槽都做過

的，現在呢，自治區底長官恣意的敢做如紊亂行政的事件。

社會民主主義者要求廢止常備軍，以組織國民軍及武裝全人民去代替牠。常備軍——這是從人民分離了的，為屠殺人民所準備的軍隊，假使不將兵隊在兵營中緊關數年，在這裏不受行施殘暴兇酷的教育，那末，他們豈能做出屠殺自己的兄弟屠殺勞動者與農民的事情麼？兵隊果能敢取屠殺饑餓的百姓的行動麼？為救護國家被敵人侵略計，則完全沒有常備軍之必要。要遂行這一任務，祇國民軍就儘量的夠了。苟武裝了國家底任何市民，則俄羅斯可以不怕任何的敵人的。若人民能夠逃脫兵役底壓迫每年為兵役花費了幾億盧布，而這些金錢都是從人民處徵集搜括弄來的。稅金之所以增高，生活之所以越發困難，都是為這個緣故。兵隊是增長官吏底權力及警察對於人民的權力的東西。兵役之所以有必要，是因為他們想掠取他國底人民，例如要掠取中國人底土地。但是掠取

廢止常備軍
一國民軍代替

他國決不能輕減人民底負擔，尤其是因戰爭而徵收新稅之時，生活越發會困難起來的。由武裝全體人民去廢止常備軍，必定能使全勞動者及全農民減輕莫大的負擔。

廢止間接稅

對於減輕他們底負擔，同樣可由廢止間接稅而見諸實現。社會民主主義者期待間接稅之廢止。所謂間接稅不是直接的從土地及農村經營徵集弄來的東西，而是以對於物品支付較高的支出的形態，使人民間接地支付出來的稅。國庫對於糖，煤油，火酒，火柴，以及其他一切的日用品課着稅金。稅金由商人及工廠主向國庫繳納，但他們不是用自己的錢去繳納的，而是用購買者支付他們的錢去繳納。火酒，糖，煤油，火柴底價貴了，購求者不但對於火酒一瓶，糖一瓶支付這物品的價錢，而且還支付着對於這些物品的稅金。例如諸君為買一瓶的糖而支付十四克別庫(貨幣之名)，那末在這十四克別庫之中有四克別庫(假使)是稅金。製糖業者預先向國庫繳納這稅金，而現從各個的購買者

徵收與他以前所繳納的相同的金額。所以，間接稅——是課於日用品的稅金，以提高物品底價格之形態而向購買者所徵收的稅金。間接稅是最正當的，因為是購買者對於這些物品支付出若干的錢——時常有說這種話的人。然而這是虛話。間接稅——才是最不正當的稅。因為窮人比財主還更要多支付些。財主底收入比農民及勞動者十倍還要多，甚且有比百倍都還要多的。可是，財主有百倍貴的去買糖的必要麼？要十倍貴的去買火酒及火柴麼？或去買煤油麼？當然沒有這樣必要。富裕的家庭比窮人多二倍，至多多三倍的需要煤油，火酒及糖。所以，財主從自己的收入中支出於稅金的金額比窮人還要少。假定貧農底每年收入為二百盧布。假定他用六十盧布購買了帶稅的，因而增加了價值的物品吧（糖，火柴，煤油，都被課着消費稅。即物品出現於市場之前，工廠主已經先付了稅金。對於官業的火酒，國庫早就直接的提高了價錢。對於布紗，鐵及其他的物品也提高了價錢。因為應

價的外國品是不能以低廉的稅金進到俄國來的。)在這六十盧布之中——二十盧布是費於稅金的。所以，窮人每一盧布的收入中要付出十克別庫的間接稅了。(除外了土地底買回稅，免役租稅，地租，自治區稅，小郡稅，彌爾稅等的直接稅)而富農底收入則為千盧布，假定他購買帶稅的物品約一百五十盧布，那末他祇支付五十盧布(與這百五十盧布相對應的)的稅金。亦就是富農在一盧布的收入中支付於間接稅的只有五克別庫而已。由此看來，可知愈是財主，則從他的收入中支付於間接稅的金額愈是微少了。所以間接稅是最不當的稅。間接稅——這是課諸窮人的稅金。農民與勞動者全體占全人口之百分之九十五，而支付着全間接稅之十分之九，或十分之八。而在其全收入之中，他們自己所取的恐不上十分之四。因此，社會民主主義者要求廢止間接稅，設立對於收得及承繼的累進稅。這是因為收得多的人，稅也不得不加多故。有一千盧布的收入的人，則就每一盧布課一克

別庫的稅，二千盧布的收入的人，則就每一盧布課二克別庫的稅，以下準此課稅之。而對於最小的收入（例如四百盧布以下的人）則完全不課什麼稅金。這樣的稅，即收得稅，更正確的言之，累進收得稅，是比間接稅更正當的東西。社會民主主義者因此要求廢止間接稅及設立累進收得稅。然而一切的土地私有者，一切的布爾喬亞則不喜厭這種稅，反對這種稅，這是很明白的事實。只有貧農與都市勞動者底強固的同盟方能從布爾喬亞底手中戰取這一改善。

最後，對於一切的人民，尤其是對於貧農之極重大的改善是對於其子女的無償教育制度。社會民主主義者要求這種教育制度。現在，學校之數在鄉村者比在都市的要少得許多。而且無論何處都是資產家可以進去的學校，使子女能受良好的教育的只有布爾喬亞。只有對於一切兒童之無償的義務教育能使人民從現在的文盲狀態中解放出來。尤其貧農格外嘗着文盲底苦痛，特別有受教

無償教育
制度

育之必要。但是，我們所必要的，當然是真的自由的教育；凡官吏及僧侶所要的自由教育，我們是不要的。

再，社會民主主義者要求各人有自由的信仰
任何宗教的權利。在歐洲只有俄羅斯及土耳其還
殘存着對於異人種的可恥的制裁，對於分派者，別
派者及猶太人的不當的制裁。這等制裁或者直接的
禁止信仰自由，或者禁止其宣傳，又或剝奪信仰
者底若干的權利。此等制裁——是最不當的，最強
制的，也是最可恥的東西，各人必須有信仰之完全
自由，他不但可自由的信仰自己所喜歡的宗教，而
且應有弘布喜歡的宗教及改變信仰之完全的自由。
無論是怎樣的信仰，官吏不得有質問此信仰之
權利。宗教是良心的問題。誰都不該去干涉的。無
論何處都不得有“統治的”宗教或教會。一切的宗
教，一切的教會在法律之前是必須平等的。各宗派
的人們不宜對於其所屬宗派的僧侶供給其生活資
料，國家也不宜以國庫的金錢去保護任何宗派；總

之，不應供給資金與任何的宗教徒，任何的分派，任何的別派，以及其他的任何東西。社會民主主義者爭鬥着的就是爲這一點之實現。因爲如若這一手段不被無條件的，無假借的適用了以前，則人民不能從警察對於某一信仰之可恥的迫害及其對於某一宗教之寬大無睹中解放出來。

※ ※ ※ ※ ※

前面已經說過了社會民主主義者要爲全人民，尤其是爲貧農獲得怎樣的改善。現在我們來說他們爲勞動者——不但是爲工廠及都市勞動者，而且爲農村勞動者——要獲得怎樣的改善。工廠及作坊的勞動者密集在一塊地方，愈加過着窮促無聊的生活。他們在大工廠中工作；所以他們能很容易的利用那從有教養的人們出身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底援助。由這些理由，都市勞動者比其他的勞動者老早就開始了與工廠主作鬥爭，而且獲得了很顯著的改善，實現了制定工廠法之要求。

2. 對於勞動
之改善——
農村勞動
者。

然而社會民主主義者是爲一切的勞動者，即

爲在都市及農村的在主人底家中勞動着的勞動者，——爲在小作坊及手工業作坊工作着的雇傭勞動者，爲建築勞動者(木匠，石匠等)，爲木材勞動者，爲打雜人夫，——同稱爲村落勞動者底改善生活而繼續着其鬥爭。這一切的勞動者現在全俄羅斯也開始了團結。繼工廠勞動者之後，得到了工廠勞動者之援助，他們爲獲得較善的生活條件，較短的勞動時間及較多的工資起見，開始了相互的團結。而社會民主黨也以次述的諸事件作爲黨自身的問題看待而努力使其實現，即支持爲改善生活而鬥爭着的一切的工黨，爲組織最堅決的，最可恃的勞動者底堅固的同盟而援助他們底一切活動，散布宣傳品及小冊子，派遣有經驗的勞動者去幫助新參加的人們，及其他一切儘可能的援助他們的工作。當我們獲得了政治的自由之時，則自己的幫手，勞動者底代表者，社會民主黨員皆將出席於代表者底人民會議。和其他的各國中的同志一樣，他們也將要求發布有利於勞動者的法律。

這裏我們將不儘述社會民主黨想爲勞動者去獲得的一切改善之一切的種類。這等改善條項都在綱領中寫着，小冊子(俄羅斯的勞動者底工作)中詳細的說明這一切。這裏只舉出重要的改善條項就夠了吧。一晝夜的勞動時間不許超過八小時。每週常需一天爲休息日，不必從事工作。規定時間以外的外勞動，必須完全的禁止。夜業也是同樣的必須禁止。十六歲以上的小孩必須受無償的教育。因此，到十六歲爲止不許出去做雇傭勞動。女子不可從事於有害身體的生產事業。雇主必須對勞動者賠償勞動之時所蒙受的一切的毀傷。——例如，對於在打穀機，篩篩機上工作時所受的毀傷等。——對於一切的雇傭勞動者支付工資必須每週付清，決不許像在農村的雇傭勞動者所常受那樣的二個月付一回或三個月付一回的。對於勞動者，每週清一回的支付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必須現金，不許用其他的貨品來替代。雇主在結賬之際常要強用三倍貴的價錢的劣貨來代替現金；爲廢止這樣不法

的代替品，當然有用法律來禁止由貨品去支付工資之必要。又年老的勞動者必須受國家底恩給。勞動者以自己的勞動養活着一切的富裕階級及國家全體。因此，他們有比官吏所得的以上的恩給之權利。爲防止雇主濫用自已的地位去破壞爲勞動者底利益所設定的規約起見——不但對於工廠，對於大農場，即對於使用雇傭勞動者的一切的企業經營，都必須任命爲監督一切的監督官。但這種監督官不應該是一個官吏；不應是由大臣，縣知事，警察等所任命的人物。監督官必須是勞動者自己選舉出來的人物去充任的。國庫必須支出薪俸給勞動者所自由地選舉出來的勞動者底委託人。這一被選舉出來了的勞動者底代表者必須監視審察勞動者底住宅底設備是不是良好，不許僱主強使勞動者住在狗窩一樣的房屋，甚或使他們睡到土坑之中（農村勞動者常受這種冷遇），及檢查勞動者底休息規定等是不是完全地實行着。這裏我們不應忘却，若沒有政治的自由，若警察握着全權而對

於人民極無責任，則雖從勞動者中選舉了勞動者底代表者，實際上依然是沒有什麼利益的。誰都知道：警察現在不經過裁判手續而即行逮捕勞動者底代表者之事實。不僅如此，他們逮捕着凡為一般的人民說話的，企圖廢止法律的，謀勞動者底團結的一切勞動者。但是，若我們獲得了政治的自由之時，則勞動者底代表者是能實現極多的利益的。

必須完全的禁止一切的雇主（工廠主，地主，保工人，富農）任意的扣除工資這行為——例如對於貨品底剝扣，用罰金的名義的剝扣等等。雇主底恣意的扣除工資這行為——是違法的，強制的行為。不許雇主用任何的形式，或任何的扣除方法去減低勞動者底工資。雇主自身不應做自己的裁判者。（把從勞動者剝扣來的東西放進自己的袋裏的那樣裁判官，真是太方便了！）然而他必須受真正的裁判。這一裁判必須由勞動者底代表者和雇主各一半的成員來構成的。只由這樣的裁判才能正當的審議勞動者對於雇主之不平，與夫雇主對於

勞動者之不平。

社會民主主義者想爲一切的勞動階級獲得上述的一切改善。在各所有地的勞動者，各農地的勞動者，各保工人底下勞動着的勞動者務須與能夠信用的人們協力來審議自己有怎麼樣的改善之必要，應該揭出怎麼樣的要求（在各種工廠，各農地各種保工人之下的勞動者底要求當然是不同其種類的）。

社會民主黨委員會對於全俄羅斯的勞動者幫助他們去明瞭而正確的規定其自身的要求，并同時爲使一切的勞動者，雇主及當局的長官知悉這等要求而幫助他們去印刷宣傳品。若勞動者能夠相互結成一團而爲自己的要求去奮鬥，則雇主必會讓步，提出妥協條件。在都市方面，勞動者由這樣的方法貫徹了許多的改善。現在，無論是職人，是手工業勞動者，是農村勞動者，都同樣的開始團結（組織），開始爲自己的要求去鬥爭。我們到獲得政治的自由爲止，我們將秘密的繼續我們底這

——鬥爭—— 對抗禁止我們的一切的宣傳品及禁止勞勞者底結合的政府。而當我們戰取了政治的自由之時，這時候當更擴大這一鬥爭，使這一鬥爭公然地展開於一切的人們底眼前，結合全俄羅斯的一切的勞動的人民，由更緊密的團結而防衛我們自己之受暴壓。勞動者愈多與社會民主勞動黨相結合，則他們底力量將益堅強，勞動者階級從一切的壓迫，一切的雇傭勞動，一切的布爾喬亞底勞動中完全地解放出來的日期也愈益接近來吧。

※ ※ ※ ※ ※

我們已經說過社會民主勞動黨不僅要為勞動者，亦要為一切的農民獲得改善的事。其次，我們來說黨為一切的農民獲得着怎麼樣的改善這問題。

第六章

社會民主主義者爲一切農民獲

得着怎麼樣的改善？

爲完全的解放勞動的一切人們計，貧農必須與都市勞動者結成同盟而續繼對布爾喬亞沬——其中也要對富農——作鬭爭，富農要想自己的雇工價更賤一些，時間更長一些，而且想苛酷的使他勞動。都市及農村勞動者要努力使在富農底下的雇工得到良好的工資，休息及能快樂地勞動的狀態。即貧農必須組織沒有富農雜入的特殊的同盟，——關於這件事我們已經說過了的，以後還要

常常反復的來說。

但在俄羅斯，貧農合富農在許多的點上都過着古舊的隸農狀態的生活。他們全部形成着下等的，卑賤的，納貢的身分地位。他們全都是隸屬於警察底官吏及自治區底長官之下。他們全部為領受分割了的土地，為獲得用水地，耕種地及草原，都要像往昔那樣，為主人去勞動——絲毫沒有與隸農時代為主人去勞動的方法有所差異。一切的農民希望從這一新的隸農的狀態中解放出來；一切的農民希望有完全的權利；一切的農民怨恨地主：到現在為止，驅使農民去做為地主的農業的就是這等地主，——他們被強制的去完成地主底土地；耕地，用水地及草原的工作，由“耕地被家畜底踐踏所起的損害”要他們去補償勞動，“為表示敬意”要他們在收穫之際送子女給地主去。貧農為完成這等工作更比有錢的百姓嘗着更大的痛苦。有錢的百姓有時也能免除為地主去勞動的事情，但不管如何，地主總是壓迫着大部分的富農。所

以，貧農必須與富農一塊兒去與地主底不法，爲一切的貴族的農業及一切的完成工作去作鬥爭。我們只有在戰勝一切的布爾喬亞氾(其中包含富農)之時，纔能從一切的隸屬關係，一切的貧窮中逃脫出來。但是，我們現在有較早的能夠逃脫出來的隸屬關係；因爲有錢的百姓也嘗着這種隸屬關係底痛苦。俄羅斯現在還有許多許多的地方及區的全部百姓到現在始終還是完全的農奴。因此，全俄羅斯底勞動者與全貧農不得不用兩手去向二方面開始鬭爭，以一手去與一切的勞動者結成同盟而對一切的布爾喬亞氾作鬭爭，以他的一手去與一切的農民結成同盟而對在鄉村的官吏作鬭爭，對強力維持隸農制的地主作鬭爭。貧農若不從富農分離出來而結成自己特殊的同盟，則富農將欺騙貧農斥退他們而投向到地主方面去的。且將對於沒有土地的百姓不許其有結合起來的自由。若貧農不與富農協力去對抗農奴的隸屬關係而作鬭爭，則貧農將被緊縛於同一的地方，依然要閉關於同

一的場所而不能獲得與都市勞動者相結合的完全的自由。

貧農最初就有排擊地主，即令只能使其廢止最惡的，最有害的“主人的隸屬關係，”也是有必要的。在這時候，許多的富農及布爾喬亞氾底幫手也會立在貧農一方面幫助貧農的。因為地主底高慢已經使一切的人們厭惡難堪了故。但是，我們一經使地主底權力縮少了的時候——富農就馬上要顯露他們底假面具，向對一切的人們伸展其自己的觸角；而且這一觸角能夠搔集東西，現在已經搔集了許多東西。因此，貧農必須銳利其耳目而與都市勞動者一塊兒組織一個強固的，不易破壞的同盟。都市勞動者援助打破地主底陋習和鎮壓富農（他們底數量雖少，但能像鎮壓他們自己的工廠主一樣來鎮壓富農）。若沒有與都市勞動者的同盟，則貧農斷不能從一切的隸屬關係，從一切的困苦與貧窮中逃脫出來的。除了都市勞動者以外沒有人會來幫助，除了依賴自己自身沒有人可足依賴。

但是，我們現在有能較早的可以獲得的，在這偉大的鬥爭底開初，我們有能馬上就可獲得的改善條項。在其他的諸國早已消滅了的，但在現時的俄羅斯還到處有許多的隸屬關係，即俄羅斯的一切的農民眼前就可逃脫出來的對於官吏的隸屬關係及對於地主的農奴的隸屬關係。

我們現在來說社會民主勞動黨爲使全俄羅斯的農民從最惡的農奴的隸屬關係解放出來起見，爲使貧農在與一切的俄羅斯的布爾喬亞汜作鬭爭之時能够自由起見，最初想要獲得怎樣的改善這件事吧。

社會民主勞動黨第一的要求是要求即時廢止如次的負擔，即廢止課於“有納貢的義務”的農民去支付買收一切的土地之代價，廢止支付一切的免役租稅及其他一切的負擔。俄羅斯沙皇底貴族委員會，貴族政府把農民從農奴的隸屬中解放出來之時，政府強使農民買收農民自己的私有土地，而且這土地是農民一直從前以來就耕種着的。

土地！這是一種掠奪。貴族委員會借着沙皇政府底助力直接地掠奪了農民。沙皇政府派遣了軍隊到許多地方去。這是對於不願受領像乞丐一樣的被分割了的土地(農民耕地)的農民，設定一種以軍隊的暴力底執行爲目的的強制的裁判規定。沒有軍隊底援助暴力與壓制，貴族委員會是決不能像農奴解放當時那樣的厚顏無恥的掠奪農民。農民必須想起地主及貴族底委員如何的欺瞞并掠奪他們底事實。——因爲爲農民的新法律提出審查之時，沙皇政府在現在也會任命貴族及地主底委員會故。最近沙皇發布了宣言(一九〇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在這宣言之中，沙皇預約再度的審議並改善關於農民的法律。但是，誰去再度的審議呢？誰去改善牠呢？——這又是貴族，又是官吏去做啊！爲改善農民生活而若不組織農民委員會，則農民將常受人欺瞞。地主，自治區底官長及一切的官吏已經十分的酷使了農民！自治區底長官及監督官或知事所稱說的隸屬於一切的警官，一切的放

漢貴族底子弟的狀態已經受够了！農民現在必須要求自己獨力來行施自己的工作，自己獨力來考查，指定並實施新法律之自由。農民必須要求農民自己自由地選舉出來的農民委員會，——若不獲得這一要求，則貴族與官吏將常時欺瞞並略奪他們的。百姓自身若不起來解放自己，牠們爲掌握自己的運命在自己的手中若不互相結合，則無論何人都不能從官吏底苛刻誅斂中解放他們出來。

社會民主主義者不但要求即時廢止支付買收土地底代價，支付免役租稅及其他一切的負擔，而且此外還要求買收土地底代價之既納額返還給人民。全俄羅斯的百姓由貴族委員會從隸農制度解放出來之時，對他們支付了幾億盧布的金額，百姓必須要求取回這些金額到自己的手中來。使政府對於大地主貴族課一種特別稅，使佔有修道院及采邑地的人們返還其所得的土地，使代表者底人民會議能爲農民底利益去處分這些金額吧！世界上到處找不出像俄羅斯那樣的侮辱農民，窘迫農

民，及由飢餓而死的幾百萬農民之這樣可怖的死滅。因為貴族委員會還在略奪着農民，從那時（農奴解放時代）以來，他們每年還強要舊農奴底後繼者繼續舊式的納貢，榨取買收土地底代價及免役租稅，因為這些緣故，俄羅斯的人民現在頗呈於餓死狀態之中。使略奪的人們担負略奪底責任吧。為真實的救援將餓死的百姓起見，應向大地主及貴族徵收金錢！餓死的百姓是沒有布施和像麻雀底眼淚那樣多的贈品之必要。使他們起來要求返還他們每年支付給地主與國家的金額。那時候，代表者底人民會議與農民委員會能表示真誠的真實的援助給餓死的人們看的。

再，社會民主勞動黨要求即時撤廢關於買賣農奴及處分土地，壓迫農民的一切的法律。一九〇三年二月二十六日的沙皇底宣言誓約着撤廢買賣農奴。現在已經發布了關於撤廢這事的法律。但是只這些是不夠的。此外還有即時的撤廢關於農民底土地處分，壓迫農民的一切的法律之必要。不

然，雖撤廢了人身賣買，而農民仍舊不是完全自由的身體，依然是一半農奴的地位。農民必須有處分自己的土地之完全自由，有不必要與誰商量而讓渡土地，賣給任何人之完全的自由。沙皇底宣言不曾允許這一點，一切的貴族，商人，庶民能夠自由地處分自己的土地，而農民則仍不能。百姓——這是嬰兒，是阿斗。爲要奶媽去監視，乃有使自治區底長官看顧百姓之必要。因爲百姓要浪費金錢，所以有禁止百姓出賣自己的土地之必要！——農奴所有者的人們撒着這樣的活，而且有相信這種話的蠢東西，自以爲是對百姓做善事，主張必須禁止百姓之出賣土地。民粹派（關於這已經說過）及自稱“社會革命黨員”的人們也同這種見解，認爲俄羅斯的百姓還應在些少的隸農狀態之中，而不許他們賣出土地是有益於他們。

但是，社會民主黨員這樣說：這是一種虛飾，一種遁辭，簡直是一個巧言！若我們獲得了社會主義，勞動階級克服了布爾喬亞氾之時——那時候，

一切的土地變爲公有財產，無論何人將沒有變賣土地之權利。但是，來到那時候之前，應該怎樣的做去呢？貴族和商人能夠出賣土地，而農民則不能賣？！貴族和商人是自由，可是農民還依然是半農奴？！農民還依然不得不受長官底許可？！

這——雖用巧言蜜語遮蓋着，但仍是一個欺瞞。而且，一切都是欺瞞。

若許可貴族和商人能夠賣却土地，則在這時期內，農民也必須獲得有賣却自己的土地之完全的自由，有與貴族和商人完全同樣的完全自由的處分土地之完全的自由。

勞動階級克服了一切的布爾喬亞氾之時，他將沒收大地主底土地。勞動的人們大家一心協力的從事耕作，對於土地底支付，則自由的選舉出可以自己可以委托的人們，爲減輕勞動來使用一切的機械，爲每天做八小時（有時或六小時）的工作，勞動階級將在大農地區建樹組合組織的農業經營吧。到那時候，要像從前那樣孤立地耕作的小農，

將不是爲販賣他自己的貨品給市場上最初所遭遇的人們而耕作，而是將爲勞動的人們底組合去耕作了。小農提供麵包，肉及菜蔬給勞動者底組合，而勞動者將無償的提供農具，家畜，肥料衣服，及其他一切必要的貨品給小農。到那時候，大地主與小地主之間決不會發生金錢上的鬭爭。那時候，雇傭勞動及爲他人作工的勞動將歸消滅；而一切的勞動者將皆爲自己而去勞動；勞動上的一切的改善及機械將皆爲勞動者自己的利益起見，爲輕減他們底勞動，爲使他們底生活能向上起見而被利用。

但是，有思慮的人們大家都曉得社會主義不是馬上就可實現的東西。要使牠實現化，必須繼續與一切布爾喬亞鬥，與一切的人們，與一切政府作必死的鬥爭。要使牠實現化，全俄羅斯的一切的都市勞動者與貧農必須結合於一個強固的，像鐵一樣堅硬的同盟之中。這——是偉大的事業。爲這樣的事業雖犧牲全生命也是不足吝惜的。在我們未曾獲得社會主義之前，大農地主常因金錢之事

而與小地主繼續發生鬥爭的。果真大地主可出賣土地，而小地主不可出賣土地麼？再反複一次的說，農民不是嬰兒，不是阿斗，他不許任何人來統治自己，農民必須無制限的要享受和貴族與商人所有的同樣的一切的權利。

又有人這樣的說，即農民底土地不是他自己的，是公共的。所以不能應許各人去出賣公共的土地。而這——也同是一個欺瞞。貴族及商人不是也有與農民同樣的團體麼？貴族及商人不是同樣的結成爲組，而一塊兒購買土地，工廠及其他歡喜的東西麼？爲什麼對於貴族的團體不加任何的壓迫，而祇對於百姓，一切官吏的小痛三們窺伺着要去制限及禁止的機會呢？農民斷然的不會受過官吏底一點好處；只受過他們底打擲，年貢及侮辱而已。農民欲求土地之變爲公有，——誰都不能妨害他們，他們自願的同意組織任何的構成的，任何的形式團體，而且完全自由的想署名於任何的團體契約，假使每個的官吏不去干涉農民底一般

的工作，不去想法使農民聰明起來，不去壓迫及禁止他們……（那就不知怎樣好了。）

※ ※ ※ ※ ※

最後，社會民主主義者要想獲得另一的最重要的改善。他們要即時限制百姓之隸屬於貴族之範圍，即刻的制限農奴的隸屬關係。世界上還有貧農之前，貧窮還沒有除掉之前，土地與工廠還在布爾喬亞泥底手中之前，那末，世界上的主要的力量——依然是全力；社會主義的社會不曾建設起來之前一切的隸屬當然不能全部除掉的。但是，俄羅斯的諸村落現在還殘留着那不曾實行社會主義的其他的諸國所不能看到的，特別惡劣的隸屬關係。俄羅斯還殘留着許多對於地主有便利而壓榨一切農民的，馬上就火速的能廢止的，也不得不廢止的農奴的隸屬。

以下我們來說明怎樣的隸屬可說是農奴的隸屬這件事吧。

凡是農村底住民都曉得有如下的場合，即地

主底土地與農民底土地並列的存在那樣的場合。當農奴解放之際，對於農民分割了他們所必要的土地，耕地，放牧地，山林及用水地。農民若沒有了這些分割了的土地，耕地及用水地是再沒有可以置身的場所了。無論情願不情願，農民只有到地主地方去懇求家畜能飲他們底水之許可，去懇求耕地之租借。地主則自己不做自己的農耕，不費一個錢只依賴酷使農民這手段而營着生活。農民因受這分割的土地底小惠不得不無償的爲地主作工。用自己的馬去耕種地主底土地，收集穀類及草地底草，爲地主去打禾；有些地方，用自己肥料給地主底土地去施肥，甚至有將自己的布疋，鷄卵及其他一切的食料担到地主家裏去的。這與農奴制度時代完全同樣！在那時代，定住於其地主底世襲土地的，無償的爲地主作工的農民到現在也仍然爲其地主，爲其經貴族委員會之手從解放出來了的農民之手離開了的同一的土地勞動着。這——與“爲貴族的勞動”完全沒有差異。某縣的農民稱呼

這樣勞動爲“爲貴族的勞動”或稱之爲“般西梯奈”。我們稱此爲農奴的隸屬。地主貴族底委員會當解放農奴之際，爲能如前的酷使農民，故意的切碎百姓底土地，使地主底土地如楔形的插入於百姓底土地之中間，要使百姓沒有地方可以飼雞的故意要他們移轉到不良的土地去，故意的以地主底土地去遮住農民到用水地去的路途——一言以蔽之，要使農民像被捕在網罟中一樣，要如前的可以赤手俘獲他們，故意的設出這種計策。這樣的村落在俄羅斯有多少呢？農民變做隣接的地主底俘虜，而其所處的狀態完全與隸農時代沒有差異的地方，在俄羅斯是到處都有。在這樣的村落中，富農與貧農同樣是手無所施，足無所措，忍受地主底虐待。爲這一緣故，貧農比富農在生活上更覺困苦萬狀。富農中，有少數是有土地的，爲貴族的勞動可遣送雇工來代替自己；但是，貧農完全沒有置身之所，地主結着繩子要綁縛他們。在這樣的隸屬狀態中的貧農連發洩嘆息的時間都沒有的。因爲要爲

地主作工，連到他處去都不能夠，這自由的思索一切的貧農與都市勞動者結成一個同盟，結合於一個黨之中的事都不可能的。

然則，馬上要廢止這樣的隸屬關係有沒有方法呢？社會民主勞動黨為這一目的提供二個手段給農民。然而，我們再反複的說一次吧。要從一切的，各自的隸屬關係之中救助貧農出來的只有社會主義；財主掌握着權力之前，他們總會用種種的方法壓迫窮人。所以，要完全的廢止一切的隸屬關係是不可能的，但雖是這樣，我們仍能堅強的排擊那壓榨着貧農，中農，甚至富農的這個最惡最醜的農奴的隸屬，可以馬上為農民減輕這一隸屬關係底壓制。

為這一目的有二個手段。

第一的手段——以農村底佃戶與極貧的貧農，富農與地主所依托的人們來構成一個自由地選舉出來的裁判所。

第二的手段——組織自由地所選舉的農民委

員會。農民委員會不但是要審議並採用爲廢止“爲貴族的勞動”並爲廢止隸農制度底殘存分子的各種手段，而且必須要有收回被分割了的土地，而還給農民的權利。

稍詳細的來說明這二個手段吧。以被依托的人們自由地選舉出來的裁判所必能審查農民所提出的關於隸屬的一切告訴。若地主利用農民底窮困而決定了過於貴的土地租借錢，則這樣的裁判所必有低減其租價的權利。這種裁判所將有解除農民支付過高的租價的權利。——例如，假定地主以夏天的勞動之半價來雇傭百姓作工，則裁判所可以審查這件事而決定正當的工資。這樣的裁判所當然不是由官吏所構成的，是由自由地被選舉了的委任者所構成，從農村佃工及貧農所選出來的人們底數目必不可少於富農及地主所選出來的人們底數目。這樣的裁判所同樣也能解決勞動者與工廠主間的論爭事件。勞動者與一切的貧農在這樣的裁判所中能比較容易的主張自己的權利，

做相互間的結合，正確的認識怎麼樣的人可以信用，怎麼樣的人是貧農及勞動者底真正的幫手。

其他的一個手段是更重要的。這——是從各郡的佃工，貧農，中農及富農底委任者所選出來的，自由的農民委員會。（假使農民認為有必要之時，則一郡雖設數個的委員會也不妨的，他們在各小郡及各大村上也組織農民委員會）誰都不比農民自身更多的曉得怎樣的隸屬是壓迫他們的。誰都不比農民自身更能曝露那由農奴的隸屬所生活過來的地主底罪惡。農民委員會將審議那分割了的那一些土地，那一些草野，那一些土地以及那一些的其他東西是由怎麼樣的方法離開了農民之手這件事。又將審議可以無償的收回這些土地呢，還是應以大地主底計算而賠償購買這土地的人呢這件事。農民委員會至少可以把農民從許多的貴族委員會驅入農民進去的陷穽中救助出來。農民委員會將表示牠能從官吏底干涉救出農民，農民要自身來處理並能處理他自己的工作，更能幫助農民

第六章 社會民主主義者爲一切的農要獲得着怎麼樣的改善？

去協議關於他們底貧窮，真實的成爲貧農底同志，幫助去完美的調查那一種人們是能在與都市勞動者結成同盟之時有用處的。農民委員會——是農民在鄉村中表示他能自立起來，能自己來支配自己的運命底第一步。

因此，社會民主勞動黨員對於農民諸君作如下的警告：

不要信任一切的貴族委員會，一切的官吏委員會。

起來要求代表者底全人民委員會。

起來要求設置農民委員會。

起來要求有印刷無論怎麼樣的書籍及報紙底完全的自由。

一切的人們，因而每個的人，如有自由的，不怕誰在全人民會，農民委員會及報紙上面陳述自己的意見和希望的權利之時，——那就很快速的能夠判明誰是勞動階級底朋友，誰是布爾喬亞底幫手。現在還有非常之多的人們完全不曾想過

這件事，有些人隱蔽着自己的意見，^有有些人自己還不會注意到，有些人是故意的欺瞞着。但是，時機一到，則一切的人們會開始想到，要隱蔽他的理由也消滅起來，一切的事情將被很迅速的判明起來的。我們說過了布爾喬亞汜要把富農吸引進來爲自己的幫手這件事。能够愈迅速的廢止農奴的隸屬，廢止底程度愈廣大，農民愈能多得真實的自由，則貧農愈能很快的開始相互的結合，富農也愈加速的與布爾喬亞汜開始結合。使他們任意的去結合吧。富農因這一結合更將有力起來的是很明白的，但是，我們決不怕他的。我們也同樣的能够結合自己。而且我們的同盟，貧農與都市勞動者的同盟——其數是更龐大的，對於他們底十萬人左右的同盟，我們將成爲抱擁幾千萬人的同盟的。布爾喬亞汜努力想吸引中農，甚至小農爲自己的幫手（現在已經有吸引他們的努力），欺瞞并挑撥他們，離間他們，預約使他們各自變爲富農，凡此一切我們是知道的。我們前面已經說過布爾

喬亞汜用怎樣的手段，用怎樣的欺瞞政策去挑撥中農這件事。因此，我們必須預先促起貧農底覺悟，增強對於一切的布爾喬亞汜的都市勞動者與貧農底特殊的同盟。

使農村底各住民詳細的環視其自己的周圍吧。富農怎樣地常常對其主人，對於地主玩弄着反抗的言辭啊！他們怎樣地訴說對於人民的壓迫。怎樣地對於主人底土地胡亂的放棄着這件事說着苦情啊！他們怎樣地歡喜濫說土地必須收到百姓底手裏來這些話啊！

然而我們能夠信用這等富農底話麼？不。他們要土地的不是爲人民，爲的是爲他們自己。他們現在已經以不動產證券，又以契約獲得了土地；但是只這些是還不夠的。要之，在對抗地主這條路上，富農不是貧農底長途的同伴者。我們只能與他們一塊兒踏出最初的一步。其後是各走各的路。

因此，我們不得不將這最初的一步與別的一步，與其後我們要踏進去的主要的步武明顯的區

別起來。農村中的最初的一步——是完全的解放農民，是給他們完全的權利，是設置為返還分割了的地地的農民委員會。而最後在農村及都市我們所踏進的一步是沒收地主及工廠主底一切的土地與一切的工場，而使之成為社會底共有財產。在最初的與最後的步武之間，我們必須繼續不少的鬥爭，誰混同了最初的一步與最後的一步誰就是阻礙這一鬥爭，誰就是不自知其事實而遮掩貧農底眼目。

貧農和一切的農民一塊兒踏出最初的一步，若干的高利貸開始退却，百人底百姓中之一人或許能甘受無論怎麼樣的隸屬，但是巨大的人民之全體能為一個目標向同一方向發動下去。平等的權利是凡農民都需要的。對地主的隸屬關係是要綁縛一切人民底手足。但是，全農民斷不能一塊兒踏出最後的一步，那時候，凡是富農必將起來反抗佃農。因此，我們豫先需要有一貧農與都市中信仰社會民主主義的勞動者間的強固的同盟。若向農

第六章 社會民主主義者爲凡百的農民獲得着怎麼樣的改善？

民說最初與最後的一步都馬上能一塊兒踏去出，那就是欺瞞百姓。這就是忘却了農民自身之間要發生大的鬥爭。

這就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對於農民不去預約馬上就可得到牛奶底河與夫糖果的岸的理由。社會民主主義者所以先要要求完全的自由，即爲一切的勞動者階級對於一切的布爾喬亞的鬥爭，爲巨大的廣泛的全人民的鬥爭先要完全的自由的原因也就在此。因此，社會民主主義者提示這雖然做小而甚確實的第一步。

有人以爲我們爲制限隸屬關係及返還分割土地要建立農民委員會這一要求是一種的障礙，一種的牆壁。立正，不許再走上去。這樣說的人們是非常曲解社會民主主義者底思想。爲制限隸屬關係及返還分割土地而建立農民委員會這件事不是一種牆壁。這一要求是一個門戶。爲要更走前去起見，是要沿着廣大地開放着的大道走，爲要走到底起見，即爲要完全地解放全俄羅斯的一切

的勞動者起見，最主要的是先行通過這一門戶。農民階級若不能通過這一門戶，則將停止於暗黑之中，隸屬關係之中；若沒有完全的權利，完全的真實的自由，則他甚至將不能在自己朋輩之中識別誰是勞動底朋友，誰是敵人這件事。因此，社會民主主義者先指示出門戶，先說全彌爾，全人民最先必須殺進這門戶，完全的破壞這門戶。有些人們稱呼自己爲民粹派，或社會革命黨。他們也爲要想給人民做一些好事而吶喊而狂叫而想援助他們。但是他們看不見這個門戶。至於說百姓完全不必要有支配其自己的土地的權利，他們也真是何等的盲目啊！一方要想給百姓做好事，然而有時却說出與農奴所有者完全相同的話！從這樣的友人是不能得到什麼多大的東西。不能明白的看出你底眼前不得不破壞最初的門戶的人們，雖然要想給農民做一些好事，但有什麼東西能夠做出來呢？不僅是都市，不僅是農村中對於地主，對於團體內部底，彌爾內部底富農，爲獲得社會主義之自由

的人民的鬥爭去的道路應如何進去的事，若你自身不會曉得，則你雖努力於社會主義，究竟能得些什麼東西呢？

社會民主主義者所以很堅決的先指示出這一近邊的最初的門戶的原因就在於此。爲要告知一切種類的好希望，指示正確的路線，明白的使其理解應如何踏出最初的一步起見，現在是已經沒有什麼困難。俄羅斯的百姓爲隸屬關係苦悶着，俄羅斯的百姓是被放置於半農奴的狀態之中，——這樣的事實是百姓的友人們四十年來說着等着的東西。地主用一切種類的分割土地底手段不法的略奪並酷使着農民，——這樣的事實在俄羅斯的社會民主主義者還未曾發生的老早以前，就有由百姓的友人在書本中寫着了了的。必須火速的救濟百姓，多少必須從隸屬關係解放出來——正直的人們是承認這件事的，我們的警察政府底官吏都開始說及這件事了的。問題是應怎樣地開始工作，應如何踏出第一步武，比什麼還先的第一應該破

壤怎樣的門戶，這是一切問題底關鍵！

對於這一問題，種種的人們（要想給百姓做些好事的人們）有二個不同的回答。無論那個農村普羅列塔利亞必須努力去明白的理解這二個回答，且各自把持確實地規定的意見。其中的一個回答是民粹派和社會革命黨的，他們說：最緊要的是必須使農民階級之間發達各種類的組合（Cooperation）。必須使彌爾的同盟強固起來，使彌爾的團體把持更多的權力，使俄羅斯的一切的土地皆成爲彌爾所有的土地吧。使土地能較容易的從資本轉嫁到勞動去，關於土地底購買應有對農民作一切的減輕之必要。

社會民主主義者底回答是不同的。農民首先第一必須無例外的得到貴族和商人所有的一切的權利。農民必須要有自由地處分自己的土地之完全的自由。爲打破最可嫌的隸屬關係起見，必須組織爲返還分割土地的農民委員會。我們所必要的不是彌爾的同盟，我們所必要的是糾合全俄羅

斯的各農村團體的貧農底同盟，是都市勞動者與貧農同盟。一切種類的組合（Kooperation）及由彌爾（Mir）去購買土地都常多爲富農謀利益，欺瞞中農的東西。

俄羅斯的政府承認有減輕農民底負擔之必要。但是，他做了一些不足輕重的減輕而糊塗一時，且想由此使一切的人們能聽順政府底意旨。農民必須警戒着。像貴族委員會欺瞞了農民一樣，官吏底委員會也會欺瞞農民故。農民必須要求選舉自由的農民委員會。問題不在於等待官吏來給我們減輕負擔，在於農民自身把自己的運命握在自己的手中。請踏出最初的一步吧。最初只從解放隸屬關係起吧——至少使他們感覺其自身的力量，自由的商量，結合起來。有良心的人們誰都不能否定那分割土地是被放置在最不法的農奴的隸屬關係之下這件事的。有良心的人們誰都不能否定我們底要求是第一應做的，且最正當的要求——即使農民爲打破一切種類的農奴的隸屬起見，要求

自由的選舉沒有官吏參加的自己的委員會，這是誰都不能否定的。

社會民主主義者馬上就會在自己的農民委員會(同自由的代表者底全俄會議)上傾注全力來鞏固農村普羅列塔利亞與都市普羅列塔利亞底特殊的同盟。社會民主主義者為農村普羅列塔利亞主張一切的手段，繼續第一步儘可能的快速地，儘可能的把牠結束起來，援助他們踏進第二步，第三步，到終局為止，即援助他們到達到無產階級底決定的勝利為止。但是，現在我們馬上可以說出明日為踏進第二步起見，應揭載怎麼樣的要求這一事麼？不，我們現在不能說，因為，凡從事於合作社的，從事於使土地從資本轉嫁到勞動去的富農及許多有教養的人們，明日他們將如何維持其自身的計策，我們現在還不能知悉故。

他們明日或許不與地主相結托，而要到最後為止的打倒地主底權力。這樣誠是再好沒有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極希望能這樣。不過，社會民主主義

者將忠告農村及都市普羅列塔利亞應揭出沒收地主底一切土地，與夫將這沒收的土地歸諸自由的人民國家這一要求。社會民主主義者將注意地監視使農村普羅列塔利亞不至被人欺瞞，使他們爲普羅列塔利亞的完全的自由底澈底的鬥爭起見，能更堅固的結合起來。

然而恐怕會發生完全別種的事件。將發生完全別種的事件這一預見恐怕更確實些。富農與許多有教養的人們若一經把惡劣的隸屬關係制限起來，切碎起來了以後，明日馬上就會與地主相結托的。這時候，一切的農村布爾喬亞把將反對一切的農村普羅塔列利亞特而起來吧。這時候，若我們祇與地主作爭鬥，那可就覺滑稽不堪了。這時候，我們需與一切的布爾喬亞把作爭鬥；比什麼還緊要的，我們爲這一鬥爭必須要求儘可能多的自由和寬大，爲使這一鬥爭容易起見，又必須要求減輕勞動者底生活。

總之無論其前途如何，我們底第一的，主要

的，必然的工作是在於使農村普羅列塔利亞及半普羅列塔利亞與都市普羅列塔利亞的同盟強固起來這一點上。爲這一同盟，現在就馬上需要人民有完全的政治的自由與農民底完全的平等與廢止農奴的隸屬。若組織了這一同盟並已使其強固了之時——這時候正是我們容易壓露出布爾喬亞用以唆使中農的一切的欺瞞，這時候正是我們對抗一切的布爾喬亞派，一切政府底力量而容易踏出第二的，第三的，以至於最後的步武。這時候正是我們可沒有錯誤地進向勝利，很快的戰取勞動的人民底完全的解放的時候。

第七章

農村中的階級鬥爭

階級鬥爭是什麼？這——是人民的一部分對於他一部分的鬥爭，是無權利的被壓迫的勞動大眾對於有特權的壓迫他人的，寄生生活的人們的鬥爭，也是僱傭勞動者又或普羅列塔利亞對於土地私有者又或布爾喬亞的鬥爭。俄羅斯的農村中，從來常有，現在也有這種巨大的鬥爭，不過不是全部的人認清這事並理解了其意義。隸農制度還健在的時代，一切的農民大眾是與防衛，保護並

支持沙皇政府的農民的壓制者，地主階級鬥爭過。農民不能團結自己，當時完全被暗黑所壓殺着，農民沒有援助者，在都市勞動者中也沒有自己的兄弟；然而農民也會出死力鬥爭過。農民絲毫不會害怕政府底苛酷的迫害，執行死刑及充軍。農民不會相信說隸農制度是依照神底聖典而採用的，由神所指示的（大主教費拉來德氏直接的這樣說過）裝着假面的僧侶門底說教。農民此處彼處的奮起起來，政府因為恐懼全農民底總奮起，不得不對農民表示了讓步。

隸農制度被廢止了，然而並不是全部廢止了的。農民依然是沒有權利的東西，依舊被看作爲一種下等的，有納貢的義務的，卑賤的身分，他們依然殘留在農奴隸屬底掌中。農民繼續着動搖。繼續地探求着完全的真實的自由。在這中間，廢止了隸屬制度以後，新的階級鬥爭，即普羅列塔利亞與布爾喬亞鬥爭開始起來了。財富愈益增大了，鐵路敷設了，大工廠建立了，都市人口愈益增加，

愈益華美起來了。然而這一切的財富都被掌握在極少數的人們底手中，人民反而愈見貧窮，破產，飢餓，出去做他人底僱傭勞動了。都市勞動者開始了一切貧窮人對一切的財主的新的偉大的鬥爭。都市勞動者集結在社會民主黨之下，執着的，頑強的結集起來來指導自己的鬥爭，一邊爲一切的人民要求着政治的自由，而一步進一步的朝着偉大的決定的鬥爭去。

農民卒之不能再忍耐下去了。去年即一九〇二年春，波爾太凡，里黑可夫及其他諸縣的農民起來了。他們湧到地主底家裏去，破壞了他底穀倉，將其財物分配給農民自己，將百姓所收刈而被地主所收去了的穀類給飢餓的農民。他們又要求從新的分配土地。農民不能再受極度的壓迫，開始探求較好的分配。他們發了決心，——而這一決心是完全正當的，——與其不鬥爭而餓死，毋寧與壓制者作戰爭而死。但是，農民得不到較好的分配。沙皇政府宣告了他們爲略奪者。（其實他們祇從略奪

者的地主收回了農民自己所收刈的穀類！)沙皇政府像對待敵人一樣，派遣兵隊到農民地方去，農民敗北了，被其鎮壓，屠殺，像殺野獸一樣的身體被寸寸的切割，且受了殘酷的拷問，而且其拷問底殘酷比土耳其人拷問其敵人基督教徒的還更要利害。政府底間諜的知事比真的斬頭的劊子手都要殘酷的拷問他們。兵士躡辱了農月底妻子及女兒。行過了這一切的暴虐以後，依官吏底裁判而判決農民，使他們支出八十萬盧布給與地主。而且在這可恥的，秘密的，殘暴的裁判中，不許律師說出政府間諜和奧僕鄰斯基縣知事及其他的政府底婢僕們如何的拷問農民，如何的苦楚農民的事實。

農民是爲正義而戰爭。俄羅斯底勞動者階級將時常的尊崇被政府底婢僕們所殘殺的，所拷問的受難者底追憶。此等受難者是爲勞動的人們底自由與幸福而戰爭底戰士。農民敗北了，但是他們將無次數的奮起起來吧，他們決不會因最初的敗北而意氣沮喪起來。覺悟了的勞動者將盡其全

力來使都市及農村的勞動的人民儘可能的多曉得農民鬥爭底意義，來使他們準備新的，更多希望的鬥爭。覺悟的勞動者將盡其全力來使農民明白的確地知曉：最初的農民暴動（一九〇二年）是爲什麼原因失敗的，爲使勝利不屬於政府底婢僕而屬於農民與勞動者起見應怎樣幹起來這些問題。

農民暴動因爲是無自覺的大衆底暴動，因爲是沒有一定的明確的政治的要求的暴動，因爲是沒有要求變革國家底制度的暴動，所以終歸失敗了。農民暴動因爲是不會預先作着準備所以失敗了。農民暴動因爲沒有農村普羅列塔利亞與都市普羅列塔利亞同盟所以失敗了。這是最初的農民暴動所以失敗底一個原因。爲使暴動能獲成功，必須這一暴動在全農民間有預先的準備，與都市勞動者有同盟組織，又必須是包括全俄羅斯的。都市勞動者底各個的鬥爭，社會民主主義者底各種小冊子及報紙，各個覺悟了的勞動之向農村普羅列塔利亞所說的各演講，凡此一切將使暴動再行爆

發，並使之獲得勝利的時代接近我們一方來。

農民單單爲不能再事忍耐，不情愿靜默而無抵抗的死滅下去這一簡單的理由，他們無自覺的奮起了。農民受着一切的略奪，壓迫及暴虐底苦痛，這一苦痛使農民一分一秒也不能相信關於沙皇底恩惠底風說，使農民連不能相信世上還有有思慮的人們承認分配麵包給飢餓的百姓——卽一生爲他人工作，播種及收刈的而現在則將餓死於‘主人’底穀倉之前的人們——是正常的這一事實。農民好像忘却了這良田美土，一切的工廠及製造廠是因爲有飢餓的人們在其中作工所以被財主，地主及布爾喬亞所佔領去了的這一事實。農民忘記了不世僧侶所說的說教是爲援助財主階級，而且擁有這衆多的官吏與兵隊的一切的沙皇政府也是爲這財主階級而設立的這事實。沙皇政府使農民想起了這些事實。沙皇政府像死一般的慘酷地指示專制統治是怎麼樣的東西，牠是屬於那些階級並援助那些階級這些事實給農民親身看過了。我

們必須儘可能的使農民常常想起這個教訓，因為這樣一來，農民能容易地理解社會民主主義者爲什麼是必要的及政治的自由爲什麼是必要的。多數的人民漸漸的理解這一事情，能讀能寫並能思索的一切百姓曉得了因此首先第一必須戰取三個主要要求之時，那時候農民暴動將不是無自覺的東西。第一的要求——在俄羅斯不要專制統治，而要爲確立選舉的人民底統治召集代表者底全人民會議。第二的要求——給與一切的人們，因而各個個人有印刷一切種類的書籍與報紙的自由。第三的要求——以法律承認農民與其他的身分底完全的平等並最初第一爲廢止一切種類的農奴的隸屬應召集由選舉所產生的農民委員會。這些——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底主要的，根本的要求。現在農民要理解這等要求，及理解爲人民底自由的鬥爭應從什麼做起，這已經沒有什麼困難了吧。農民理解了這等要求之時，同時他們必會理解必須更更早的，更更久的，執着的，頑強的向鬥爭作準備，不

是孤立的而務須與都市勞動者——與社會民主主義者共同來作準備。

使自覺了的勞動者及農民在其自身的近傍選擇出最有思慮的，最有未來的，最勇敢的同志吧。爲一切的人們能理解應繼續如何的鬥爭，應要求些什麼起見，社會民主主義者應努力向他們說明所要求的是什麼。覺悟了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應緩緩地，用意周到地，而且執着地向農民注入自己的教義，使其熟讀關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冊子，在可信賴的人們底小小的會合上解說這等小冊子底內容。然而要解說社會民主主義底教義不應僅在於書本上，必須採取我們的周圍所看得到的壓迫和不正的個個的實例，把捉個個的機會來作解說。社會民主主義底教義是關於一切的壓迫，與一切的略奪，及與一切的不正作鬥爭的教義。知道壓迫底原因，全生須能與無論怎樣的壓迫作鬥爭的人們，只有這種人們才是真正老牌的社會民主主義者。這應該怎樣做呢？覺悟了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一塊兒的

集合在自己的農村及都市，要想爲一切的勞動階級謀獲利益之時，必須自己來決定應該怎麼樣做的方法。這裏舉幾個例吧。假定勞動者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來訪問自己的村落。且假定沒有任何的勞動者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會來訪問自己的村落。全村落完全如蠅之投陷於蜘蛛窩一樣，手足被鄰舍的地主所綑縛，一生不能脫出隸屬關係，逃脫了這一隸屬也沒有去處。這時候，馬上要選擇那探求真理的，第一不怕政府底走狗的，最聰明的，最有思慮的，最有未來的農民，必須向他解明他們底絕望的隸屬關係爲什麼還存在着，曝露地主怎樣地欺瞞農民，貴族委員會怎樣的賂奪了農民，曝露財主底力量與沙皇政府底支持他們，並須說到關於勞動者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底要求給他聽。農民若理解了這簡單的個中事實，則必須共力的熟考：是不是可以一齊的駁擊地主，農民好不好聲明其最初的主要的要求（像勞動者在都市上聲明其自己的要求那樣。）但若大村或數村隸屬於同一的地主場合，

最好是由村落的人們到最近邊的社會民主黨委員會去領取宣傳品。社會民主黨委員會在宣傳品中最初將說明農民所苦的是怎樣的隸屬關係，最初他們所要求的是什麼（減輕土地租借或，冬季有僱傭之時，以實際的工資而不用給予制來計算，又田地被家畜所踐踏而生損害之時，不許像從前那樣迫害農民，又不壓迫其他種種的要求。）能讀能寫的農民從這種宣傳品中理解了問題是在於什麼地方以後，應向不能寫讀的農民說明事實之真相。那時候，農民必會明白的確的理解：社會民主主義者是他們底幫手，他們要審議無論怎樣的略奪行爲。那時候，農民方能理解：無論怎樣的減輕，無論這減輕怎樣微小，一切的減輕只有農民團結起來之時，才能馬上得到的，——才能理解要獲得國家底無論怎樣大的減輕，也必須和都市勞動者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一塊兒來行施巨大的爭鬥以後，才能得到的。這時候，農民纔熱心的開始爲這一鬥爭作準備，曉得有發見有末來的鬥士之必要，並知道有

協力同心的爲自己的要求去奮鬥的必要。像都市勞動者做着的一樣，有時當然也能發動罷工。但在事實上，要在農村發動罷工是頗爲困難的，但決不是不可能的，是有可能的。在別的国家，例如地主及富農極度的需要農業勞動者來作工的農忙期之時，就有發動罷工的可能。貧農對於罷工要作準備，關於一般的要求要大家的意見預先有了一致，在宣傳品之中將此等要求加以說明，又或在會議席上充分來討論牠，若能這樣，則一切的人們能夠團結集合起來，於是地主必至於讓步，或者只能僥倖的得到少許的賂奪去維持他自己而已。假使罷工有極堅固的團結而且是在熱狂的潮流時所發起的，那末雖地主與政府官吏也很難施展其欺瞞政策——時光漸次的流下去，地主要蒙破產，他們到這時候，很快的採取從順和緩態度，這當然是一件新的事件。新的事件起初總是不容易進步的。都市勞動者最初也同樣的不能繼續有團結的鬥爭，也不曉得應該同心協力的提出怎樣的要求，只是破

壞機械，打毀工廠而已。但是現在勞動者學會了團結的鬥爭。新的事件，最初應該有學習的必要。現在，勞動者曉得了團結奮起之時固然有利益可以獲得，但他們更曉得應得到人民底協力與支持，積極的準備作偉大的決定的鬥爭。這樣，農民始能理解：對於最慘酷的賂奪者應怎樣的予以一齊的襲擊，應團結起來要求怎樣的減輕苦役，為自由的偉大的鬥爭應必須怎樣的來漸次地，頑強地，且全國地準備起來。覺悟的勞動者與農民之數愈益增加，農村底社會民主主義者底同盟益發鞏固，由隸屬於地主，納資給僧侶，警察底暴虐及高官底壓迫底每次的經驗，愈使人民覺醒起來，愈能引導人民向着協力與支持方向走，而卒至感到有用武力來變革這專制制度底必要。

在這本冊子底冒頭，我們說過關於都市勞動者現在走向街頭鬧市，在一切的人們之前公然的要求自由，揭出大書“打倒專制統治”的旗幟，吶喊着革命這件事。在都市的勞動者不僅為街頭上的

吶喊，爲深刻的決定的鬥爭而驟起起來的一天，
勞動者團結一體而狂叫“我們鬥爭而死吧，不然，
我們要獲得自由！”的一天，在爲鬥爭而被屠殺
及犧牲了的百人之後，千人底新的，更堅決的鬥
士驟起起來的一天，這一天將迅速的來到吧。這
時候，農民將在全俄羅斯驟起起來，爲援助都市勞
動者，爲農民及勞動者底自由，戰鬥到最後爲止。
這時候，無論怎樣的沙皇方面的大衆也不能敵過
我們吧。勝利將落在勞動的人民底頭上。勞動者階
級爲救助一切的勞動的人們出諸一切的壓迫之
外，將闊步康莊的大道。勞動者階級將爲獲得社會
主義而利用其自由。

—— 終 ——

譯者的話

這是一本關於勞動者與農民在爭取最後的決定的勝利途上應該怎樣提攜結合這問題之最天才的，最正確的著書。

在目前世界革命不是遙在遠處，而是逼着眼前的歷史的大轉換的時期，無產階級為獲得政權的爭鬥必須與農民——尤其是貧農——結成鞏固不拔的同盟纔能遂行其任務，這在現在已經是一種常識，用不着譯者來嘵嘵多說的。

中國革命底主要任務之一是澈底的解決土地問題，因而農民問題之解決是使中國革命能否澈底的完成其任務之一關鍵；又因而農民運動能不能在正確的路線上發展下去這問題是非常之重要的。

從這幾種理由，譯者很不自揣的把這本小冊子譯成中文而提供給一般的革命青年及農村的鬥士。假使這一拙劣的移殖能夠提供多少的幫助，那就是譯者底萬幸了。

一九〇三年五月，本書以小冊子的形態撒布於全俄羅斯各村落之時，在六百萬有餘的貧農之中震起了異常的感動底浪潮，因為牠觸動了貧農底心胸之深處，激發了他們在極度的，非人的壓迫與摧殘的深淵中幾微地殘留着的希望的熱情。光輝的易列基底思想就在這時候深深地在農民底腦中種下丕基了。

因記者底拙劣的文字與手邊沒有英德的譯文，只依照竹尾式氏的日譯第一版翻譯出來的緣故，其中不免有損傷了原著者底文派與真意，這是譯者最覺不安的地方。把這本譯本當作“譯述”的也就是為想表明這一事實，并想在最近的將來有改訂增補的機會。

6,9,1929, 譯者附誌。

哲學的唯物論

阿德拉斯基著 高唯均譯述

現代的青年朋友們，你們感覺得一般唯心論者的欺騙麼？你們要衝出那烏煙瘴氣的唯心論哲學的迷魂陣麼？你們要在思想上找得一條正確的出路麼？那麼，請你們來讀這一部新著：

哲學的唯物論

譯者在序文中有這樣的一段話：

“國內出版界近已印行或正印行笛池根，波格且諾夫的著作。笛氏在哲學上，實在是一辯證的唯物論者，然而以其用語不當，啓人口實；波氏在經濟政治方面固不失爲革命的，然而他的哲學理論，完全墮入唯心論窠臼。本譯對於笛波兩氏均有極正常的糾正和批評，而對於巴克來，休謨，康德，馬赫等的唯心論批評，更是精深獨到，特開生面，爲吾國新萌芽的文化計，至少此書是不可少的……”

讀此，即知道本書的價值了。譯者是中國著作界的名宿，他的過去的著作，早在中國的青年羣衆中植下了深遠的信仰和影響。讀者讀了這一部新書之後，一定能夠對於世界和人生得着一種正確的認識，在精神上，一定能夠獲得莫大的安慰。

現已出版實價每册四角



出版期	十八年十月
印 數	1 — 2000
實 價	每册五角

~~~~~  
版 權 所 有  
~~~~~

上海滬濱書店印行

